

十翼後錄



十翼後錄卷九

下經象象傳二之一

三三  
兌上  
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鄭康成曰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也與猶親也其于人也嘉會礼通和順于義徐事能正男有以三德以下女止而相親說取之吉也

虞仲翔曰咸感也坤三之上成女艮上之三成男艮坤氣交以相與

蜀才曰此本否卦象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而剛下二氣交感以相與

也。

程正叔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金易相交為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在下亦柔上剛下也。

楊中立曰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

馮時行曰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所以為亨止而說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吉也。

趙子欽曰咸女在外未詢親迎之時故男下女恆女已恆居室之時故夫尊婦卑男止女說。是女說于止也。夫婦之情貞矣。

王申子曰艮止不動而柔氣自相和說乃所謂感。

惠定宇曰易氣從下生故以下為先上為後。今男在下兌女在上男先于

女故曰男下女也。

以周柔聖傳云咸感也。後儒則曰咸皆也。又曰咸以无心為感不信聖傳而好自立說也。聖人誠心感人以公不以私則謂无私心以感人可矣。豈謂无心以感人哉。或曰聖人感以有心天地感於見其有心曰後言天地之心咸恆大壯萃言天地之情心与情天地亦有之。豈特聖人。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郭立之曰觀其所感天欲雨而柱礎潤銅山傾而洪鐘鳴无足怪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參亦曰憲天之聰明而已。



爻辭与象辭義各有攸主。釋象言咸感。釋象言受。惟國楨之士可以學易。蘇君禹曰。克之无名。克也。舜之无為。克也。孔子之无憂。必固我克也。故自九官四岳。至于深山野人。何所不受。自門牆之請事。至孺子之詠歌。何所不受。此其感通之至妙也。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力廢。而至于朋道。則死。志何可无。而外而隨人。則死。克也。極而言之。天地以克而感物。聖人以克而應人心。三才之道。存于是矣。

以周柔大山之上。有積水之降。其多矣。此實象也。而世家以為降氣上。蓋取山降直氣相感之象。義上通也。克也。則寂之謂。荀子曰。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克。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虞仲翔曰。失位遠應之。四以正。故志在外。謂四也。

陸德明曰。拇。馬鄭辭云。足大指也。子夏作趾。荀作母。云。會位之尊。

王景孟曰。足行與止。而拇未嘗不向手外。取拇為象。以為位雖在下。而未動也。而其志之所向。未嘗不在外也。君子未嘗求應于物。亦未嘗却求夫物而不應。是理也。所謂不為克存。不為桀亡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陸德明曰。腓。房非反。鄭云。膊腸也。王虞云。腓。腓腸也。荀作肥。云。謂五也。尊盛故稱肥。

以周柔腓腸。謂胫骨後之肉。取肥中有腸也。此腓之為言肥也。荀作肥。以義易字也。

孔仲達曰腓是之腓腸也六二應在九五咸道持進推拇升腓腓體動躁故凶靜居則吉金性本靜不躁而居順其本性不有災害也

崔氏慄曰腓脚膊次于拇上二之象也以其居中于五有應若咸應相與失艮止之礼故凶居而承比于三順止而隨于礼尚故吉也

陸遜叟曰爻得其位情未遠中居則為正動則為躁居則承易動承易為順曰正則吉是順而不害

程正叔曰二居中曰正所應又中心其才本中<sup>善</sup>以其在咸之時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後明之云允戒其不得相感惟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鄭舜舉曰腓在股之下拇之上上下於動而已隨之<sup>順</sup>夫順物而動凶道也惟

能居則吉二之居居中也居中則不一于隨人故雖順而不害也

張伯遠曰二以艮體位互其下其為股曰咸其腓其究為躁卦腓性躁動以是而形有威于上必顛必要故凶惟居則靜而順凶可弭也

朱晦庵曰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自守也二當其爻又以含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也有中正之位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俞玉吾曰凶吉動言在人所爻何如耳以坤六四準之順當作慎古字順慎通用

吳幼清曰腓隨股而動三為股二感近而私從所比則凶居謂止而不動以俟正應之來感不自動以感三也

以周柔吳說與崔說相反崔說居必比三物未是以艮止象言則是也

吳說以咸腓為比三，物亦未是，其云侯正應之來感則是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虞仲翔曰其為股為隨良為手故偏執其為妾女男已下女以良易入兌舍故不爻也凡士與女未用皆偏妾矣志在于二故所執下也

崔氏憬曰股腓而次于腓上三之象也剛而居位雖於感上以居艮極止而不前二隨于己志在所隨故執其隨下比二也而遂感上則失其止義止李集解

引作正非今故往吝窮也从艸海本校

蘇子瞻曰執牽也二下也附于足而足不能禁其動也拇也附于股而股不能已其行者腓也股於止而牽于腓三於止而牽于二不信己而信人是以往吝也

程正叔曰上居咸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也故以為象言亦也承上象侍也前二舍爻皆有感而動三惟易爻亦也故云亦不爻也不爻謂動也肖剛易之賢而不能自主志反在于隨人是所操執也卑下之甚也

鄭舜暉曰初与二舍也舍感易而動故為拇為腓三以易而為良之主宜其止而不動而亦說乎上之舍而應之故為咸其股謂其隨腓趾而動也以爻不异乎二舍故曰亦不爻也執牽也為二舍之所牽執而動故曰所執下也朱晦庵曰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守者也下二爻皆於動也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

俞玉吾曰下謂二也其所以不爻也以其志在隨人而所執也下之舍也九

三艮体而與之俱動此乃感象也當感之時雖止亦動也

李晋卿曰程付以為隨上本義以為隨二愚謂凡言隨也皆以隨前以下

隨上而相比逐之謂以隨卦之義及艮二之辭推之可知此謂隨四也下体

隨上体不能自主

夏雪亭曰股隨腓而行腓不受則股亦不受也股之位在於腓上而股所執之

志及隨才在下之腓是聽下人之役使奉命唯謹也

傲居子曰咸自否之三上易三变而得正當艮其股而繫于二以咸股而

往則吝言居上為否則吝也

以周柔咸其股是有感于上而不受之象執其隨是不往上而下比之

象崔說近是執繫通繫其隨謂受繫于下二舍也二舍隨三也志在

隨人志在隨我之人也前儒或云三隨上或云三隨の存考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

大也

虞仲翔曰失位悔也應初初得正故貞吉而悔亡矣憧憧懷思慮也之內為

來之外為往兌為朋

陸澄明曰憧憧馬云行兒王肅云往來不絕息劉云意未定也京作憧字林

云憧遽也

胡翼之曰不能感天下惟己之朋黨從而囚之

程正叔曰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

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



亦貞而已矣。若往來情之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其有能感而動，所不及，其不能感也。

易彖章曰：咸感也。感以心為主，而係體也。所感之一，初二三五上，皆感也。係體也。惟所感出於心，故皆以感明之。九四在上下之間，其位在心，故不言感。而言所感之道，所感得其道則吉，失其道則有朋道尔思之戒。所感以心為主也。聖人於咸感之道，其有不由于心乎？

來矣。鮮曰：初感乎四，二感乎五，三感乎六，其往也。六感乎三，五感乎二，四感乎初，其來也。朋中，爻三易牽連也。朋道尔思，言四与三五，其從乎心之所思也。

以周柔體之往來，朋道尔思，言過分往來之界，未免朋道之累，見私心

之不可用也。繫辭傳曰：天下何思何慮，言天下雖有往來之界，不必分也。而說者不細，緣繫辭傳之義，遂謂九四无心之感，故未光大。易氏駁之，是也。傳曰：未感害也，未感向害也。向与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向法同，又与二爻付順不害也。反对九四以心感人，故貞吉悔凶。所慮其有朋道之累，則所感其吉，所未感其害也。未感而害，即起未光大之義。与坤三屯初，讀上鼎三震初，旅四艮上小過四，皆付合讀之例。自明或謂未感于害，或謂未為私感以害，或謂九四失位過中，本无貞吉悔凶之義，而在咸則未為害。此說于經未順，或謂未感之初，未為私意所累，或謂感以未感亦未有害，尤不可通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陸位明曰：膻，心之上，口之下也。郢云：背脊肉也。說文同。廣雅云：膻，謂之膻。李氏鼎祚曰：末，犹上也。四感于初，三隨其二，五比于上，故感其膻。志末也，謂五志感于上也。

程正叔曰：膻，背肉也。其心相背而不可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於此見而後，其則乃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陸袁師曰：膻，謂喉中之梅核。今謂之三思臺，劫而迎飲食以噬，有他思則噎。此輔頰舌相比，五上之相比以此。

何元子曰：膻，喉中之梅核。膻與頰舌，取為比近。膻不能言，必賴口以宣之。末謂上也。志末，謂五志在上感也。摯辭傳：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大道象侍本末弱也。本指上，六可知。

傲居子曰：四必分往來之界，私言朋友未廣大也。五感其膻，膻背也。所背也无不感。天下和平之象，侍曰志末，末謂上也。上舍九五易之朋從，上能感之而无不感也。可知。故摯辭傳曰：同物殊塗。

以周棄王輔嗣云：膻，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无志。其志淺末，故无悔而已。及儒因之，以无心之感為物，參用異端，若无之旨。且象侍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正惟九五當之，以為淺末，豈理也哉。按程侍意，五居二比上，存心淺末，戒使感膻于經順，未順而以五為人君感天下之正，則未誤矣。項氏平甫末訓无志末，即无思仍沿王氏之誤。本義以不能感物為感膻之象，故曰志末。朱澤上吳草廬用李解，以末指上，而以五比上為私狹，亦後末矣。俞石澗改志末也，作志未也。

尤杜撰不足信矣。周禮上五之背、文之末、五能感上、志及于末、句与志在外也同。初之外指四、五之末指上、五比上、孔私狹也。由本及末、与未光大也。反对、先儒谓感以文无一全美之象、豈其然哉。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虞仲翔曰耳目之間、俯頤頰、滕送也、不得之三、山津通氣、故滕口說也。

王輔嗣曰輔頰舌也、所以為語之具也、情之往來、犹未光大、况在滕口、存可知也。

陸氏明曰輔字馬云、上頤也、震作頤、云耳目之間、頰蓋作俠、滕送也、九家作系、震作滕、鄭云送也。

孔仲達曰滕口說、舊說字作滕、徒登反、滕競与也、所競也、口无後心、實故曰

滕口說也、鄭元又作滕、滕送也、咸道極、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

志于其間、王注義曰兩通。

朱子安曰滕、王昭素作騰、騰付也、上三相、應騰口之象、兌為說。

項平甫曰初上皆不言凶悔吝也、當感之時、柔在內、必應于外、柔在外、

必說于內、皆其常理、又所應也、正、孔妄感也、故无凶悔、此儒謂滕口說者、鄙

之說也、若鄙之、則為吝矣、事自有常用、口說之時、凡訓誥誓命、皆口說也、滕

本作騰、蓋付布之義、書所謂播告之修也、但于付口說、亦不為美、故不曰言

吉。

能任重曰咸、以心為主、咸其拇、腓、股、下之應也、咸其脢、形之應也、咸其輔頰、

之應也、一身皆應乎心也。

朱定宇曰虞云耳目之間偏頤頰。說文輔頰也。按輔近口在頰前。故淮南子曰。屬輔在頰前。則好是也。耳目之間為權。權在輔上。故曹植洛神賦云。屬輔承權。夫九三壯于頄。頄即權也。頰所以含物。輔所以扞口。輔頰舌三也。互言明各為一物。震以權為輔。說文以輔為頰。皆允也。  
傲居子曰。頰輔頰舌上之象。五感上上。媵也。說承平雅頤聲也。感上不變。上之蜚。歷故媵口說。

以周案爾雅釋詁。媵。羞也。媵口說。其身无事。權徒讓是允也。上其為當不事而善。打清謙也。歛。

三三 震上 巽下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蜀才曰此本泰卦柔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是剛上而柔下也。分孔与坤雷也。

分坤与孔風也是雷風相与共而動也。

褚氏仲都曰雷風相与雷資風而益遠風何雷而增威。

孔仲達曰咸感感故柔上而剛下取二氣相交也。二氣。毛本作二義。恆明非。今从宋本錢本。

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日序也。

程正叔曰剛上而柔下謂孔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四下居于初剛文上而柔

文下也震下其上亦剛上而柔下也。

郭子和曰以上下二卦為剛柔則卦之以此者多矣不啻初于咸恆言之也。

剛下柔下言初四成震其之始也雷風相与言震其可久之象也。共而初言

震其久之才剛柔皆應言以久可久之道也。有是四者是謂之恆。

以周柔恆初四二五皆不當位而取剛柔皆應之義故五必亨二初必往四皆取中應。應則不獨其不當位矣。

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鄭康成曰其為風震者雷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夫婦以嘉會禮通故无咎。能和順餘事所行而善矣。

王輔嗣曰恆之為道亨乃无咎也。恆通无咎乃利正也。

項平甫曰彖以貞為利而爻辭皆不利于貞也。卦以其道故當以貞守之。爻多不正。正者又不得中。失其道不可貞也。

以周柔恆久必於其道。五以亨二乃无咎。必有利貞之德。因其所久者

之為道也。天地之氣常行不塞。就是道也。不亨則久不于道。故无咎。

利貞故五爻以貞凶戒之。項說未悖。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荀慈明曰孔氣下終始。復升上居四也。坤氣上終始。復降下居初也。

虞仲翔曰初利往之四。

朱晦庵曰久于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

任爻聖曰卦用在初之入四之動。而九外治之剛。无以統內治之柔。故以利往言之。以震為主也。易始舍終。今其之成終在內。震之成始在外。是終則有始。乃震之利往也。

以周柔柔有言利有攸往也。九卦皆言舍易之相變相應也。賁小利有攸

往謂五往上故五爻言賁于邱園也復更之利有攸往謂舍將變易故  
傳曰剛長剛終也大道之利有攸往謂初往四也損本泰之三上易象  
与上皆言利有攸往謂三往上也蓋本否之初四變象言利有攸往謂  
初往四也萃象言利有攸往初三皆言往无咎謂初三往四也其之利  
有攸往傳言柔皆順于剛謂初往二四往五也先儒於恆之利有攸往  
或不指初往四也如初四皆凶也不知初言无攸利正与象之利有攸  
往及復言之初往四則利不往四而深伏則无攸利也初往四則四之  
田有獲初不往則无獲也象傳釋利有攸往而云終則有攸也恆自泰  
變泰其物也初四相應恆而為泰是終則有攸也与泰之終則有攸同  
例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  
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郭子和曰咸恆六爻之才皆不及孔子于泰皆以天地萬物之情終之使及  
世學者不以小道觀之也

李蒙齋曰咸恆男女之振象傳極言天地萬物之情也恐學者以卦辭之略  
泥于男女上下之義而不知咸恆之道于天地萬物之間无所不在也卦繁  
而不殺可見聖人海人不倦之素

以周彙曰易月會以天氣之亨而能久照四時寒暑往來以變化之利  
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故亨无咎利貞皆承上言之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邱行可曰兵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恆故君子  
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  
矣故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此恆益之所以不同也

王巽卿曰相須相占以鼓動柔物者雷風之恆也發聲收聲不爽其時或涼  
或溫不舛其候亦雷風之恆也君子以之立不易方不易其不遷也方其所  
也

吳幼清曰雷之起每歲各有方風之起八節各有方周則後於常並不易故  
君子之自立而不易其方也象之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虞仲翔曰浚深也初下偏浚故曰浚恆

陸位明曰浚深也鄭作濬

趙子欽曰初六舍柔居下以浚為常不知當浚則浚當顯則顯初无定也居  
始而求深焉攸利

吳幼清曰初自四降初卑兵而入居至下之要掃之初物以此為恆才弱志  
卑退要深入不出以相夾而克家也

以周榮聖付以求深釋浚春秋莊公九年浚味公羊付曰浚之也何深  
之也初由四降居始而求深伏不後應四貞守此爻初与四皆无攸利  
必能應四則象以謂利者攸往也吳說近是

何元子曰浚深也初居地下其性善入故有浚象始謂卦之初也犹物掃田  
夫家之始也始物而即求夫之深不以兵為道凶其宜矣人臣中如京房劉

菁輩亦可謂浚恆也。相知未深而相求太激。祇自塞其向用之根耳。何利之有。在學亦然。

李晉卿曰事无速效。學无小成。治无近功。故事以於速則不達。學以進銳則速退。治以務急則終息。皆浚恆之謂也。柔居初為其主。是始事而於深入非其序矣。求深非不善也。要夫始而求深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荀慈明曰孔為久能久行中和以易接會故曰能久中也

程正叔曰所以悔亡者以其能恆久于中也人能恆久于中豈止亡其悔位之善也

吳幼清曰中為婦位而剛孔婦位有悔也。並互之柔蓋賢婦配懦夫夫

之才弱其剛也不得已以濟夫之不及故悔亡

以用柔爻之言占不言象者以卦位為象九二能恆而悔亡猶大壯二能壯而吉解初能解而无咎也聖付久中卦位爻位並言之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荀慈明曰於投初隔二与互為兌於後之隔四与上相應於往承之為會所乘故或承之羞也貞吝謂正居其所不与會通也无居自安故貞吝矣

以周柔荀後承即承柔比應之承或承之句与或摯之同例无所容所訓方所

鄭康成曰爻曰正互體為孔孔有剛健之心體與共為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兌兌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



陸位明曰或有也。一云常也。鄭本作咸。

孔仲達曰位改其恆，自相違錯，則羞辱承之所羞死一，故曰或承之羞也。无所害者，所往之象，皆不納之。

蘇子瞻曰善惡各有徒，惟无常也。无徒故无所害。

朱晦庵曰位雖以正，然通剛不中，志遂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為不恆其恆。或承之羞之象，或也。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以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来也。

熊任重曰恆其下震上，益震下其上，恆九三即益之上九也。益之上九，立心勿恆，故有或擊之凶。恆之九三，其恆勿不恆，故或承之羞也。

周光位曰无位而不恆，不足責也。惟不恆其恆，則人將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以其晚節，誅其生平。君子恥之，小人非之，故有位不可无守。

以周柔周氏說本鄭君

程敬承曰三不言凶而言羞者，以凶愆之不若以羞激之也。羞則內愧己，外愧人，无可逃于天地之間，故曰无所害。

以周柔程氏名汝繼，拱周易宗義。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孔仲達曰有恆而失位，田獵而无所獲。

易彥章曰四爻非其位，為初之主，初而无獲，故曰田无禽。其六四之田獲三品，以其得位，此則失位不中，宜其无所獲也。

何元子曰禽指初、初二者。九四所獲，日月也。四動而上，初入而下，上亢下沈。

四於獲初。難矣。田也。震動馳騁之事故。此與解二言田。卦有震也。震為大塗。變坤為田。皆田獵之象。應爻深入與井下体同。故皆曰无禽。

以周彙何說本蘇氏語尤憊。

傲居子曰。初自四降。其象為浚。未變壯趾。始入其會。有深自幽伏之象。固守此意。則凶。四自初升。亦允其位。雖久何益。言初四必相應。不失泰道也。象所謂利者。彼往不往。則不利也。

以周彙初二四五皆不當位。初四言允其位。以四本泰之初。升四而失位也。且侍言允其位。正見初四宜相應。以成泰道也。允概序九四之不正也。中正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鄭康成曰。以合爻而受尊位。是天子之女。居在九二。又男子之象。

虞仲翔曰。婦曰歸。易從一而終。故貞婦人吉也。

以周彙虞注以歸。易釋從一。是也。經天貞字。屬下婦人取義。故侍曰婦人貞吉。

石守道曰。一易也。合之為物。當從易而終。

蘇子瞻曰。恆以合從。易為正。六五下而二。則婦人之正也。九二上從五。則夫子之病也。

趙氏汝楙曰。貞固也。婦人六之象。夫子五之象。五為易剛之位。君道也。夫道也。乃居以合柔。以婦人久于其道之位。而不知順避也。蓋以男下女。不過暫行于初婚。夫豈可久之道。故孔聖因婦人夫子吉凶之爻。而發制義之訓。始

而男下于女，所以致其威。否則情睽，終而交剛，掃柔所以制其威。否則道悖，必合二卦而後夫婦之道全。

吳幼清曰：柔中，掃道之善。五以震男居外卦之中而為夫，柔九所宜也。

焦弱庵曰：二五皆久于中也。二悔凶而五凶，何也？居下宜固守而居上當

制義，始當堅守而極當變通。位与时不同也。易于恆而發此義，以見久于其

道乃為恆。死執一不通之謂。

李之翰曰：恆以常為體，變為用。偏于變通是不恆，其恆偏于執守則為掃人

之恆。

微居子曰：六五有柔中之德，而聖人復以制義禮之也。以澤文帝能以柔德

服尉佗，而於興祀樂，必用賈誼。六五之必計用九二也，以此象曰：亨无咎，不

亨者，雜貞而有咎也。

以周柔恆其德，有柔中之美，信而能久也。貞者，徐子固執之謂。固執則

有吉有凶也。六五居天子之位，其恆似掃人柔中之德，以柔德行會事，

死不吉也。若權時制義，當計用九二易剛之夫，勿拘執齒敝舌存之說

也。二五相互之象，以此。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王輔嗣曰：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其上之所安也。靜也，可久之道也。安於

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恆，无施而得也。

以周柔老子重為柱根，靜為躁君，王所本也。

陸氏曰：曰振，馬云動也。鄭云振，夜也。張作震。

集韻抖擻注音后切舉  
見揚子方言東齊曰鋪  
頌枕秦晉言抖擻也王  
維詩抖擻辭貧里

程正叔曰振也。初之連也。以振衣振書。抖擻運動之義。居上之道。必有恆位。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恆。其凶甚矣。

以周彙振恆是以振為恆。九振而不恆也。程侍未安。

項平甫曰。初六居其之下。以溪入為恆也。上六居震之極。以震初為恆也。在物而求保。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象辭加振字上字。其義明矣。

惠天牧曰。振恆。說文作楮恆。楮。柱砥也。以世用石。古用木。震其皆木。故取象于楮。楮當在下。今反在上。移本作末。倒而置之。本小末大。九物之恆。必不能固。故凶。上變為恆之鼎。其占大吉。蓋鉉宜在上。故吉。楮宜在下。故凶。兩卦象辭。皆曰在上。合而玩之。一吉一凶。其象昭矣。

以周彙五宜振恆也。上居震之極。以振為恆。体實含柔。所居共三。有易大之位而不恆。安能成功乎。言此。見五振恆而二之大。足以補之矣。故特言在上。以明之。惠說別一義。

三三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鄭康成曰。遯。逃去之名。正道見聘。始仕他國。亦遯而後亨也。

虞仲翔曰。剛謂五。而應二。艮為時。故占時行。

王輔嗣曰。遯之為義。遯乃遁也。剛謂五也。剛當位而應。九否亢也。遯不否亢。

能占時行也。

陸德明曰。遯字又作遂。又作遁。同。隱退也。匿跡避時。奉身退隱之謂也。鄭云。

逃去之名序卦云。遯其退也。

蘇子瞻曰。舍盛于否。而至于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也。遯二舍在內。遯之主也。易未勝而遯。則舍无与交。而思求易。舍思求易。而反易可以交。故曰遯而亨。

程正叔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五以易剛之位。處中正之位。又下与六二以中正相應。雖舍長之時。為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故曰与时行。

呂伯恭曰。屈于道而自附于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嘗亨也。全道以自遯。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也。

以周柔遯退也。君子退小人而小人犹知艮止之義。以承順乎君子。故

曰遯而亨。言遯時猶可以亨也。變否則上下閉絕。不能亨矣。遯為舍長之卦。以五剛中正。而二陰之不敢消。故曰与时行。言遯之時行遯之道。不以否之閉絕也。舊說或謂君子遯而亨于他國。或謂君子既遯而反亨。或謂君子以遯而亨。道亨就身亨。世說各異。其以遯為易之逃匿。則一也。周謂序卦傳曰。遯其退也。有君子退小人。小人不敢進之義。象曰。小利貞。爻曰。勿用有攸往。大象傳曰。君子遠小人。此皆舍遯之義。遯以以亨也。所以居而時行也。惟上九飛遯。乃君子退遯小人之象。此吾極而泰。泰極而否之例。爻象也。九卦象也。及儒以君子遯世為卦象。則以卦之大義晦矣。

小利貞浸而長也。

荀慈明曰含備小浸而長則將消易故利正居二与五相应也

王輔嗣曰含道能浸而長正道亦未全滅故小利貞也惟浸而長今本雜作欲茲从郭舉正按

郭立之曰易以易備大含備小六二柔順中正知動靜不失其時是以言利

貞又言浸長也

朱晦庵曰二含浸長易當退避小人則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

迫乎易也小謂含柔小人也

來矣鮮曰小人指下二含利貞也小利于正而不害君子也若害君子小人

亦不利也

夏雪亭曰小謂柔爻也六二柔進艱有止位止而得其中正故有利貞之位

凡占人事亦宜柔順而得其中正也舊謂小人利于守正今按易中多直言

小人若去人而守言小但為柔順之義不宜添說人字

### 遯之時義大矣哉

程正叔曰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王景孟曰遯之大義有二速而去之所以遠害一也遲而不去所以救害二

也

以周柔遯義之大見于此爻

###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程正叔曰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惟至乎矜莊威嚴

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王景孟曰天既有心与山較焉下也而自有不可侵不可及之勢于君子之

于小人情其愚憂其害愾其平日用心之尤有一善則為之咨嗟歎賞曰此所以可為聖賢也用心如此未嘗惡小人也然其剛正嚴毅之氣有不可犯豈日親狎之乎猶自下視天以為山之巔仰天也乃按山之巔以視天而天愈高愈遠愈不可及矣此君子小人遠近之勢也

朱晦庵曰天体无旁山焉有限遯之象也嚴也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項平甫曰山為高矣而天形自遠終不可得親天尤有心于遠之也故曰君子之于小人不惡而嚴孔為君父故嚴艮為少男故小

以周柔此言君子遠遠小人之象也退遠小人不惡而嚴即五爻所謂嘉遯也以象言之天下有山是艮山止于下不日言孔天止居于上

州謂遯孔會遯也誤矣遠小人艮象不惡而嚴孔象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陸公紀曰會氣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

厲

王景孟曰大過以初為本上為末比以上為首則在遯之初尾之象也夫會道浸長易思罹害而初六以會小在下能以危厲自警无傷易之心而自安於瑣尾之分則是不往也

朱晦庵曰遯而在尾之象危之道也占此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

胡仲虎曰初六在一卦之尾故為尾會雖浸長四易當眾勢未犯犯則必

厲而又告之以勿用有攸往者。以自初之一會而往。則二會之遯。而三會之否。皆自此始。故戒之。

能任重曰勿用有攸往。戒之以知止。不可往進而適易也。世无君子。不能養小人。小人逐君。君子之党。則隨而取禍。故曰厲而又戒。以勿用有攸往。

以周彙初之遯。謂舍小當退避也。彖曰小利貞。指初二言。二能貞。因其志共也。初在遯之尾。則知危矣。知危自守。不往何災也。亦貞也不往。即遯。卦象之為舍遯也。明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虞仲翔曰。莫无也。勝能說解也。

侯氏果曰。六二離爻。離為黃牛。体艮履正。上應貴主。志在輔時。不隨物遯。堅

以革束。執此之志。莫之勝說。殷之父師。當此爻。

孔仲達曰。固志者。堅固遯也。之志。使不去己也。

蘇子瞻曰。六二遯之主。而占互為應。則有以固執之矣。方易之遯。執而留之。死出于款。謀至意。易不極也。故必有以牛革之堅也。而又用其黃。示則忠確之至也。

王景孟曰。遯之所以為遯也。在此爻也。聖人于彖。既戒之以小利貞。爻辭又戒之以執之用黃牛之革。所以責望六二者深矣。以為不如此。則彙正害易。而為否矣。故此爻。獨不言遯。而以固執其志。取義于以上居二。以中順之志。自堅。而至于莫能脫去。則舍道未至于遂長。而君子未至于不利矣。朱晦庵曰。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六當如是。



胡仲昂曰初二爻辭皆象辭小利貞句用有攸往戒初從二以往也莫之勝  
脫喜二之從五也固也初有攸往則有侵迫于易之勢故戒之二莫之勝脫  
則有固結乎易之心故喜也

梁孟敬曰六二以小人言之則其道方長乃定害乎君子者也以君子言之  
則居大臣之位應九五之尹所以禁絕邪黨而安全善類皆二之責也故其  
遇小人之進當如執之以牛之革而不能脫也

何元子曰執拘留之也之指六二執六二也九五三也舍勢浸長三與二最近  
於其留二勿進故用黃牛之革拘執之使不脫而去聖人靈念之長而於  
遇其上進也以此艮為手互共為繩皆執象

夏雪亭曰執與繫同係維也爻位柔中而止于易下能係屬于易小之貞也

以周繫遊之所以不為否者賴有剛當位之五也亦賴有剛當位之三  
也三以臣妾畜二拘繫之使不上進固其利貞之志也不言吉凶也繫  
之堅則貞繫之不堅則浸長之勢不可遏吉凶未可定也

九三條遊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條遊之厲有疾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許升重曰此疾无去國之義也 見禮曲禮正義

陸治明曰條本或作繫德却云困也廣雅云極也王肅作斃荀作備

陸遜望曰此位于內而不能去條于遊者也雖不能退而此正于小人使臣  
妾不能擅政則吉

石守道曰下附二舍而不任以權以剝以官人寵之類

白氏勳曰六二條九三而三有憂疾以臣妾畜之不使之進

以周彙白氏名勳一作勳拱易義

鄭舜舉曰三雜易而与二會同體。遯而有所係也。易係于會。是有疾。猶惟以臣妾畜二會。而不与之為大。不則委之之道。以矣。大抵小人之類。只務志于寵利而已。禁之太甚。所以降小人之禍。制五曰以宮人寵。此曰畜臣妾。吉其義一也。

易彥序曰二會浸長。九三比之。為所係。則有疾。屬若欲以臣妾畜之。使之服。屬于我。則吉。付曰男為人臣。女為人妾。蓋役屬于我也。

徐子與曰係也。我為彼所係。會為主也。畜也。彼為我。此畜。易為主也。故以會係易。則有疾。以易畜會。則吉也。

李晉卿曰迫近二會。牽繫于遯也。不要而嚴。畜之之道也。既不失吾貞。而又不干彼怒。委遯之吉也。不可大。不即小利貞之義。

任翼聖曰九三成卦之主。當會浸長之時。前一卦之用。全在于此。与二會同體。与三易同位。互乳之健。與与易同行。互共之壯。又与會為係。有此疾也。能无厲乎。止為主。則有定力。畜初為臣。畜二為妾。使分日其願。而不為眾易所害。未嘗死幸也。

微居子曰三及遯將為否。用力係之。是不畏會之消也。畜臣妾吉。能以大度包眾會。則吉也。不可剛亢于不。故曰不可大。

以用彙二曰繫之。三繫之也。係而繫之。謂三息遯將變否。雖繫之。使不進。故曰係遯。有疾屬也。值存會方長之時。繫之不堅。為疾。要之道。嚴六為疾。是危厲之道也。若以臣妾之道。畜會。大度包眾。何吉。必之。不可大。

事言不可剛亢于事而有過嚴之疾也。遊之時會，利貞不敢安進，可  
以拘維，故曰繫曰係。變否則會浸進，失其艮止之道，則否絕之而已。豈  
猶可以繫之維之哉。以一時彼一時，故曰与时行也。易之不可為典要，  
惟變所適如此。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陸伯明曰：否音鄙，惡也。徐方有反，鄭王肅備鄙反云塞也。

張子厚曰：有应于會，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于事義，不忿怒成仇，則私  
溺為累矣。

李晉卿曰：好遯者，善且遊而不惡之象。此惟君子能之，若小人則恃悻，或  
見于其面，而不合此義矣。否也，不並也。小人如孟子所謂小丈夫，尤与君子

敵之小人也。壯之用壯者亦然。

王瑤舟曰：好以字，即付不惡之義。深會再長，則成否。四入上体，而以剛居柔，  
故能居初而以好絕之。此君子之吉，而小人則自此否矣。

儆居子曰：四和好，社會之遊者，會遊則君子吉，會不遊則進而為否之小人，  
四必否絕之。

以周柔好遯，与討君子好仇同。好仇，和好眾妾之怨。好遯者和好，社會之遊也。否  
陸以泰否之否，釋文引却，只注訓塞。則否乃否閉之謂。會進則為小人，  
其象為否，則否閉之也。否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与此反对。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孔仲達曰：以正志也。小人存命，不敢為邪，是五能正二之志，故成遯之美也。

李子思曰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嘉也。會易之合而亨。

王弼卿曰嘉。褒嘉也。五以易剛中正居尊位。下有柔順中正之臣。為之應。是豈坐視羣賢之遯。而付世道于不可為哉。故亨賢而褒嘉之。使後其所。且正固以守其志。不為羣小所轉移。故曰不吉。故二曰固志。五曰正志。以象所謂剛當位而應。与时行也。

來矣。鮮曰嘉遯也。嘉美乎。二也。二之艮體。執之以亥牛之革。不凌犯乎易。其志可謂堅固矣。五乃褒美之。正其志以成其美。吉之道也。

徐位山曰九五以易剛中正之君。嘉美六二之賢。象曰正志。正其固遯之志也。向使五不主君位。所謂以正而吉也。誰哉。剛當位而与时行也。誰哉。惠定宇曰會易相應為嘉。剛當位應二。故嘉遯貞吉。

王瑤舟曰九五中正居柔。而得中順之。故其所為遯。必慎簡乃僚。无昵于愴人而已。遯以遠小人為義。不必泥于隱遯之解也。否三會長。而休否大人吉。觀四會長。而中正以現天下。豈有剛當位之五。二會方長。而全身遠去者乎。安儒之說。失其旨矣。

傲居子曰二會長自姤。易將射消。而二居中守正。象所謂小利貞也。守貞之志。以繫柔革。由五之中正在上也。五曰嘉遯。要遯之時。而有嘉遯也。嘉會故亨。嘉遯猶遯而亨也。能亨賢也。以是則五正志。二亦固志。會不剝易矣。故喜貞貞也。

以周彖象付剛當位而應。程付既言五以剛易之位。要中正之位。則五為賢尹也。于五爻則以為就人尹之。是自背其說矣。而郭氏付彖易

說以堯舜禪讓言抑後撥不予倫或以信宗承天元宗承蜀言二君  
豈嘉遯貞吉也乎或以殷高宗祖甲周大伯言于卦義終未合此說  
不錄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可疑也

王輔嗣曰取妻外極无应于内超然絕志心无挂礙真患不能累矧繳不能  
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陸遜叟曰肥本作飛

劉先之曰易為豐首以安閒而居嗟富故遯而能肥

蘇子瞻曰三牽于二舍而為之止我不知其勢之不可以不遯而止之也利  
也上之肥遯也獨以利我亦以利三也

項平甫曰有所係則疾无所疑則肥上与三正相反

齊伯恆曰係者情牽于私而功業无所勉肥也宏博自大而職可无所屑

以周柔齊氏名履謙拱周易本說張平子思元炘云文君為我端者

利飛遯以保名歷眾山以周流云巽迅風以揚声二女感于崇嶽兮或

冰折而不營天蒼高而為降兮誰云路之不平舊注淮南九師道訓曰

遯而能飛者執大者在卦上居无位之地不為物所累矧繳以不及遯

之取美艮為山故曰歷眾山變為咸感感也孔變為兌故曰天為降此

注按摯虞文章流別題云衡注相承已久見律考張氏本條見文選李

注又文選曹子建七啟云飛遯離彼李注亦引九師道訓蓋自西漢注

南王女聘九師善易也作易注東漢張平子魏曹子建西漢按皆作飛遯

飛肥者同通用。其義作飛為正。王注云：矰繳不及，是以用飛遊。

三三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侯氏果曰：此卦本坤，今柔消弱，剛大長壯，故曰大壯。

程正叔曰：舍為小，易為大，易長已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孔之至剛而動，為大者壯，與壯之大也。

朱子發曰：易動于後，長于臨，交于泰，至四爻而後壯。泰不曰壯也，舍易敵也。過于舍則易壯矣。

朱晦庵曰：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易長適中，大者壯也。以卦位言，則孔剛震動，所以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虞仲翔曰：謂四進之五，乃以正，故大者正也。

王輔嗣曰：大者，謂易文，小道將滅，大者獲正，故利貞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

程正叔曰：大者既壯，則利于貞正。正而大者，道也。

趙氏汝楙曰：易于咸于恆于萃，言天地萬物之情，而此不及萬物者，萬物之情，正者未必大，大者未必正，不乃與天地並也。復言天地之心，大壯言天地之情，心縕于中，情則外見。復雷在地中，天地生物之功，伏而未露，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天地生物之心，已達于外，聖人有以見其情。

邛行可曰遜言不利貞。小者正則不至害易。大壯言大也。正。大也。正則有以勝會。

夏雪亭曰大壯利貞。言剛大者貴。以其中正也。夫剛不中正。于人為血氣之勇。而允義理之勇。在天地為元陽之氣。而允太和之氣。天地之情。務必正。其大而不偏于剛。人可一于用壯。而不知所以合于正乎。

以周彙大也。正。虞王以位言。程侍以政。皆以事理言。其實不必分也。大壯易長之卦。五變為夬。而位始當。允事理之曰正也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崔氏懔曰雷能助天威。大壯之象。

程正叔曰雷震于天上。大而壯也。君子之大壯。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

之謂強。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也。克己復禮。允君子之大壯。不可也。

呂與叔曰雷在天上。則天下震驚。休大而勢盛也。禮所以正心修身。允禮弗履。則威嚴行而天下服。

以周彙。禮秩于天。允象履也。是之動。震象。任天而動。易金氣壯而會。自消。易不壯則會不消矣。故君子有取于雷在天上之象。而知允禮弗履之由也。或按左傳。史墨雷祭天之文。謂天等雷。卑乘乎。終必消除。故象以為戒。不知九五皆天也。凡人跡不接。虛之委。皆天也。雷在天上。常象耳。豈強臣陵遜弱主之謂乎。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趙子欽曰卦至四乃壯初九易激徒壯其趾剛位未盛故征凶貞字旁者信于羣易而不量也己也

俞玉吾曰退爻于下則有九二同位之相孚故于征凶之反從之曰有孚吳幼清曰初九易之壯盛而猛于前進允善要壯也故征凶窮謂征凶也恃壯猛進雖有九四之孚牽行于前亦必困窮

熊任重曰壯于趾與史初九同皆以易剛盛壯而在下不可以有進

夏雪亭曰在卦之下趾象也方在趾位而遽以壯見征必有凶故訓以從窮如鳥伏卵待時至也

以周彙有孚二字之也壯趾妄進其孚亦窮故凶如不壯趾有孚待時凶可免示人進退之道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王輔嗣曰居日中位以易居會履適不亢是以貞吉

沈守約曰以易委會不亢也居中應中不過也不亢不過能用中道以全其壯是以貞吉

以周彙九二貞吉貞其壯而吉也二日中不遠用其壯能俟四而進五所以與四同貞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荀慈明曰三與五同功為兌故曰羊終始易位故曰羝藩謂四也

虞仲翔曰三易君子小人罔上

陸德明曰罔罔羅也馬王肅云无羝羊張云殺羊也廣雅云吳羊曰羝藩馬



云離落也。羸馬云大索也。王肅作縲。郭雲作纆。蜀才作累。張作纆。程正叔曰：君子小人以地言，在小人則為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為用其志氣剛強，蔑視于事，庶所顧慮也。

呂與叔曰：九三居健之極，以易居易，小人恃勢以陵物，故曰用壯。君子居勢以自檢，故曰用罔。罔，謂羅制其奔軼也。君子居安而思危，故曰貞厲。小人陵物，物莫之與，則反為所困，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藩謂四也。

沈守約曰：小人用壯，剛健極也。君子用罔，反制剛也。羝羊觸藩，不能退也。羸其角，羸于柔也。罔，罔罟也。小人極情，必窮其壯之勢，君子用其壯之道，以羈制小人，則小人之勢必羸闕矣。

以周彙呂沈說，羝羊喻用壯之小人，羸其角，即君子羸之，羸之即

網之所謂君子用網也，亦備一義。

項平甫曰：君子用罔，說者不同。觀文辭之例，以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人否，婦人吉，夫凶，皆是相反之辭。允，与小人同，賤也。象辭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全与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句法相類。罔与勿，毋通用，禁止之義。

以周彙上二居五之上，小人也。四易皆壯，罔同罔，罔羅也。小人居上位，於用四易之壯，君子為彼罔羅，以王莽之用楊雄，董卓之用蔡邕，危厲孰甚乎。羝羊殺羊也。指三言，大卦兌為羊，藩謂上，震為竹葦，藩象羸，郭雲作纆，纆其角，即罔君子也。三受制于上，雖於解之，其角易羸，見三不可，以羝羊之剛躁，宜行四而上往，藩決不羸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虞仲翔曰失位悔也。之正月中故貞吉而悔亡矣。体夫象故藩使坤為大舉為腹尚往者謂上之五。

以周栗案本作大舉之腹陸德明云輓本又作輓。

孔仲達曰舍交不罔己路乘車而進其輓壯大无有能脫之也尚庶幾也言己不失其壯庶幾可以往也。

劉安之曰羣易共進而務載于己是大輿之輓壯舍交不好己路故當往。

鄭舜暉曰羣易並進允二舍之所能止藩使不羸其道通也壯于大輿之輓其行健也凡物之理有所激則必爭无所激則樂易而爭息水之奔以激于石也行乎平地則穿于而已四維極壯前遇二舍能順以聽之四无所用其壯矣。

項平甫曰自四以往為夫故為藩使不羸四本坤之下爻初而成壯故為壯于大輿之輓輓在輿下者也四為成卦之爻故稱壯稱大大壯至四犹曰尚往夫已至五犹曰利有攸往蓋剛不為長柔不為消則其事不竟自治占治國皆當以此。

趙氏汝楙曰六五舍畫中斷有藩使象震為動輿以行也五之藩易使无事于解其角不羸于是駕我大輿其輓堅壯震動之亨孰有能禦之也此積四易之壯至是而後遂剛女少安初乎。

俞玉吾曰尚与上同尚往謂前无阻礙可以進而上也。

六五羸羊于易无悔象曰羸羊于易位不當也。

王輔嗣曰羊壯也必羸其羊失其所居也能羸壯于易不于陰難故曰无悔。

二履貞吉，能除其任而已委矣，則以无悔，委之則難不至，居之則敵寇未，故曰喪羊于易。

陸氏曰：易以豉反，鄭音亦，謂佼易也。陸作場，謂疆場也。

王介甫曰：剛柔皆所以立本，變通皆所以趨時，方其趨時，則位不當而无悔，其有矣。大壯之五，以尊位大中而柔之以柔，能喪其很也。

蘇子瞻曰：羊九二也，六五者九二施壯之地也。以舍居易者志于助易，是以釋九二之羊而縱之，故曰喪羊于易。人皆為藩以禦羊而已，獨无有豈允易之至也歟。

程正叔曰：此易註進以力制則難勝，和易以待之，則羣易无以用壯，是喪其壯于和易也。

呂與叔曰：四易至壯而上進，六五之柔，雖不當位而居乎中，能度可否也。知不可制而不制，藩決不羸，易以進往，故曰喪羊于易。能知可否，不与物競，故无悔也。

王景孟曰：平易之時，務喪其剛壯之勢，惟以陰虛自委，使下之存易由己，以上進而略无阻礙之勢，此九四所以有藩決之象。蓋指以五之極虛而言也。朱晦庵曰：卦体似兌，有羊象，外柔而內剛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解，雖失其壯，其亦无所悔矣。易，寔易之意，言忽而不覺其凶也。或作疆場之場，亦通。降食貨志，場作易。

胡仲弔曰：旅上九喪牛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謂順。此曰喪羊于易，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謂剛。

潘去華曰四之所使即九三所解之藩五之所卷即上六不退之羊

何元子曰易即疆易六五柔中遜以退如羊不抵觸而自去于場者

傲居子曰大壯四易進而禊卦傳曰大壯則止上往由于能止也初不宜

壯往而窮二剛中而吉五而不遠往也三之君子慮罔羅于上之小人為

其所阻四當既泰之凶輔二而格尹心藩決而不待解則五急於四之往矣

卷羊于易卷失也謂從佚之也從佚之其羊于疆場不與三四相抵觸也傳

曰位不當明其變史之為當也大壯易消舍之卦五君位豈可消哉亦消其

君舍柔之邪心耳左傳史墨言君臣无常位雷乘孔為大壯論者謂史墨失

辭

以周柔卦內羊注指易不指舍言蘇說曰之卷失也卷羊于易佚之使

往不累其角也羊之決藩喻世易能攻其錮蔽之心四之藩決不累以

五之羸中能審可否故決之易也五知易之宜長不阻抑而從佚之使

之上往何悔焉失位為悔爻曰无悔付曰位不當明其變史之為當位

當則无悔也

上六羸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

則吉咎不長也

陸氏曰詳詳審也鄭王肅作祥善也

孔仲達曰退初退避遂謂進往詳者善也進退不定非為善也

蘇子瞻曰羊九三也藩上六也自三言之三不應解其藩自上言之上不應

羸其角二者皆不計其後而果于死者方其前不遂而退不釋也豈獨

三之患。上則何痛如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故无攸利。均之為不利也。則以避之為吉。

程正叔曰。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防角。進退皆不可也。

俞玉吾曰。九三言羝羊觸藩。九三自謂也。此言羝羊觸藩。指九三也。何以見之上六會柔。其象不可為羝也。退謂應三。三觸藩羸角。上於下為之援。不能也。遂專也。四為壯主。上雖於自專。亦不能也。

張元祐曰。諸易盛長。上以為多事。不能抑之使退。亦不能延攬而遂其進。絳灌之于賈生是也。

以周柔羝羊觸藩。三觸上也。蘇氏俞氏之說。得之易於決上。上設藩以退之。剛浸而長。天之命也。退之其能乎。不若遂其進也。而又不能焉。角

十翼後錄卷十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下經象象傳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犀後用。鈞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荀慈明曰。會進居五。處用事之位。易中之會。侯之象也。會性安靜。故曰康侯。蜀才曰。此本觀卦。紫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是柔進而上行。

陸澄曰。曰康。美之名也。馬云。安也。鄭云。尊也。廣也。陸云。安也。樂也。蕃多也。鄭發。衰反。庶眾也。鄭止。奢反。謂蕃。遮禽也。接如字。鄭音捷。勝也。

朱晦庵曰。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位。又其變自觀而

三之患。上則何痛如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故无攸利。均之為不利也。則以避之為吉。

程正叔曰。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防角。進退皆不可也。

俞玉吾曰。九三言羝羊觸藩。九三自謂也。此言羝羊觸藩。指九三也。何以見之上六會柔。其象不可為羝也。退謂應三。三觸藩羸角。上於下為之援。不能也。遂專也。四為壯主。上雖於自專。亦不能也。

張元祐曰。諸易盛長。上以為多事。不能抑之使退。亦不能延攬而遂其進。絳灌之于賈生是也。

以周柔羝羊觸藩。三觸上也。蘇氏俞氏之說。得之。易於決上。上設藩以退之。剛浸而長。天之命也。退之其能乎。不若遂其進也。而又不能焉。角

繫藩壞。三與五俱无所利矣。既歷艱難而詳審之。庶可避咎也。

三三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荀慈明曰。會進居五。處用事之位。易中之會。侯之象也。會性安靜。故曰康侯。蜀才曰。此本觀卦。紫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是柔進而上行。

陸位曰。曰康。美之名也。馬云。安也。鄭云。尊也。廣也。陸云。安也。樂也。蕃多也。鄭發袁反。庶眾也。鄭止奢反。謂蕃庶會也。接如字。鄭音捷。勝也。

朱晦庵曰。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位。又其變自觀而

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亦常有是寵也

王弼卿曰明出地上有升進之象故曰晉進也蓋明出地上猶可以進若明

在天上則不可以進言矣六十四卦離上者八專取六五一爻為成卦之主

者二晉大有也大有曰柔以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晉則曰康侯柔進而上

行是專以康侯之進者當此一卦之義也錫馬坤下取艮畫日離上取艮

傲居子曰大明即畫日也其離中五象畫日歟上易爻非畫日歟離中五為

大明歟上易爻允大明歟晉由觀四升五觀四之賓晉位離五是謂康侯康

侯之進至于畫日三接捷上之所謂伐邑亦離上王用出征之象也

以周柔康侯謂六五奮發多同是也或謂初變為震侯象固失之或謂

五天子四康侯尤失之鼯鼠豈康侯象乎錫馬或謂天子賜康侯或謂

康侯貢天子貢賜皆言錫其義相通五改為康侯將以何爻為天子

而貢獻之賜與之乎錫五錫上也錫馬眾多以伐邑中之四畫日三捷

其功大矣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鄭康成曰地雖生柔物日出于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昭其位

以周柔鄭君昭作照

程正叔曰昭明之也傳曰昭位塞遠昭其度也君子以自昭明位去蔽致知

昭明位于己也明昭位于天下昭明位于外也明昭位在己故云自昭

朱子發曰孔曰自強晉曰自昭天行日進誰使之哉  
項平甫曰明之出乎地允人進之自進而已明位之安于身允人昭之自昭

而已。明以象日，自昭以象出地。

俞玉吾曰：日者眾易之宗，若月若星，若河若電，若霞若霓，皆何日以為明日之明，乃自己之明也。未出地則其明為地形所蔽，及其出也，漸漸升騰而起，則其明昭若于上，晉之象也。明以君子固有之位也，自昭也，自有此明位而自昭之也。孔自強，晉自昭，若其互我而已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陸啟明曰：摧退也。鄭讀如南山崔崔之崔。

王介甫曰：初六度義以進退也。常人不見孚，則或急于進以求為，或急于退以懟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賈者也。此罔孚而祿于進也。孟子子久于齊，此罔孚而裕于退也。

程正叔曰：聖人恐後人不達寬祿之義，特云裕无咎者，始進未受命者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

沈守約曰：四以鼫鼠竊位蔽賢，不能下照，是以罔孚也。

蔡伯靜曰：晉如摧如者，進而後退也。罔孚四也。要晉之初，四未信也。裕則終信，故无咎。

毛伯玉曰：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上，而吾不可以不祿。

趙子欽曰：晉主在五，不取四，五時之宜也。晉必志在五也。摧如，阻于四也。貞以自守，雖无信者，寬以自愛，待時而進爾。

焦弱侯曰：初自抑而如摧，二自斂而如愁，是擬其難進之象。孔真有推之愁之也。



張彥陵曰獨行正是原其所以見推之故大凡君子處世枉己易合直道難容惟正所以見推也亦可因推而自失其正與文互相發明

王璠曰命謂爵命初在下故未受孟子云无官守言責則進退有餘裕即裕无祿答未受命之旨也

傲居子曰易例孚皆指中爻之九伏坎坎為信孚其象也晉二五皆會外卦雖互坎而四為鼯鼠則初固孚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虞仲翔曰五已正中孔為王坤為母

九家易曰五動以正中故二受大福矣大福謂馬與蕃庶之物

程正叔曰王母祖母也謂會之至尊者指二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惟上

无彥援不能自進然其中心之愆久而必移上之人自當求之

王景孟曰懼无以備是位愁如也

朱晦庵曰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

熊任重曰二臣位也當晉之世出任王事而五不应用于上亦以不憂故曰愁如惟能居中守正則吉不求而福自来矣

傲居子曰二五兩會无實不取相應說者以王母之祿為六二六五之應不可知其謬乎臣之說者或以王母為鬼神之幽或以母為衍字或泛言王母不指二之所受何爻此知二五皆六无相應之例而為此遁詞也晉之象五為主爻上為成卦之主五為母上會位在五之上為祖母晉如愁如以二五之无應也五進上以九則二受大福不可驟得故曰貞

以周彙一會一易之應也者正應也。兩易之有應者敵應也。兩會之有  
應者亦敵應也。然兩易相應多吉。兩會相應多凶。貴其實也。九其實其  
子有不貴乎。故屯三往上。蒙初往四之類。雖應不吉。惟離五取德。照晉  
二取進升。曰王公曰王母。史儒註以兩會之應解之。而離之亂。王公曰  
嗟若。晉之受王母曰愁如。亦可見其相應之難矣。

### 六三眾允悔凶象曰眾允之志上行也

孔仲達曰居晉之時。晉眾皆於進。已應于上。志在上行。故能与众同信也。  
程正叔曰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會皆順上。是三之順上与众同志  
上行者。上順亂于大明也。  
項平甫曰三已晉而在上。晉道已成。眾志皆信。則居于固守矣。凡悔於凶。則

居于推力。愁力矣。當是之時。進而上行。亂乎大明。後何疑哉。

梁孟敬曰人三為眾。下之三會皆於進者。而六三居其前。故皆信之以同進。  
而其悔凶也。三之有悔。以九中正能凶其悔。以柔順之極也。

做居于曰象付柔進而上行。上行得五。晉由觀四升五也。爻付言眾允之志  
上行也。謂三與眾同信。五之上行也。象爻付一貫。

###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翟子元曰。碩鼠晝伏夜行。貪狠无已。巧能進承五。並潛據下會。久居不正之  
地。故有危厲也。

九家易曰。碩鼠喻貪。四也。體離於外。體坎於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  
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互坤符也。走不克足。外震互

下也。五伎皆劣，四文當之。

程正叔曰：賢者以正位宜在高位，不正而高，位則為孔拔，貪而懼失，則畏人，要危可知也。

趙氏汝楫曰：六五居柔，九四上進，有迫君之象，聖人惡其迫也，故以貞厲戒之。沿晉畫卦也。鼠夜物也，當晉進之時，以九四則位不當，若他卦固有九四而吉者矣。

俞玉吾曰：鼫鼠，蟻也。六五大明之月在上，而九四突以而來，猶鼫鼠見火而飛撲，必遭熱也。

吳幼清曰：鼫與碩同。子夏傳：鄭氏皆作碩，說其因鼫字指為五技而窮之鼠，失于解矣。碩大也。二三四互艮象，鼠九易畫為大，鼠值大明當去之畫，畏而不敢進，故為碩鼠。

朱康侯曰：此與豫之九四皆下接三舍，上承柔主。豫三曰：位不當，四曰：志大行，此三曰：志上行，四曰：位不當，象同而義相反，何也？豫以四為主，此以五為主也。故豫之三舍四日而有之，故以日眾為功，此之三舍四日而有之，又豈以阻之，不日有之，故以上行為三美，不日阻之，故以阻眾為功。美。傲居子曰：晉自覲變，覲五失位而降，四以畫伏之鼠。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荀慈明曰：五從坤動而來為離，離也射也，故曰矢。以舍居柔位，故有悔，以中盛明，光照四海，故悔亡。

虞仲翔曰：初之孔，孔為慶，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恤，息也。

陸位明日失如字。孟馬鄭虞王肅本作失。馬王云離為失。虞云失古誓字。程正叔曰五勿自任其咎。恤其失得。

以周彙程侍本。王注孔疏。朱子駁之曰。以堯舜之聖。皋夔稷契之賢。犹云屢省乃成。必何失。乃任其所為。

朱晦庵曰。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

王弼卿曰。此文晉之主也。聖人以康侯當之。若曰明出地上。未至于天。明不及遠。而居坤土之上。君一國之尹也。以中順於臣之道。故悔亡。且尺地一民。皆天子所有。要晉之時。當進則進。不可以患失。患以為心。而懷顧望之意。故曰失。勿恤。

胡仲昂曰。彖惟升言勿恤。豐言勿息。爻則泰九三。家人九五。萃初六。皆言勿恤。事有不必息也。勿恤。寬之之詞也。有不当息也。勿恤。戒之之詞也。晉以五失。勿恤。戒詞明矣。明當晉之時。易有患。患失之心。以五要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之累。或曰失。曰云者。他卦以舍易相忌。晉獨取順而亂。明三舍皆進。而順從于五。為以九。以易抑舍之進。于五為失。微居子曰。有慶。語五往。上。曰九也。曰九。則為萃之九五。王何有廟。

以周彙失。曰當作失。曰。句絕。勿恤。句。與升泰家人萃同。此戒詞。寬之也。往。語往。上。之外。侮。往。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孔仲達曰。上九要晉之極。過明之中。其犹日過于中。已在于角。而犹進之。故

曰進女角也。在角犹進。過亢不已。不能端拱无為。使物自伏。故云雜用伐邑也。

趙子欽曰。道未光。故伐之道。光之時。舍少而伏。何晒伐也。

朱晦庵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此以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雜危而吉。且无咎。並以極剛治小邑。雖以其正。亦可吞矣。

以周粟程付以伐邑為自洽。及儒从之。以為克己之學。朱子駁之曰。程付多不肖。說實不皆以為取喻也。本義以伐邑為伐私邑。東坡先生

曰。世无稱兵自伐其邑之理。周謂朱子言。指墮費墮郈之類。

何元子曰。坤為邑。四據坤上。視下三爻。君皆其屬邑也。故上伐之。蓋不窮四以三舍為屬邑。就下伐三舍也。

以周粟維用伐邑。五用上以伐四也。此義所說。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捷也。

傲居子曰。邑京師也。湯武征誅之。不聖人所不諱。于晉明夷。夷之。明夷曰南狩。曰大首。晉曰伐邑。其義一也。又戒以厲。付釋之曰。道未光。犹言未及善則厲也。又戒以貞吝。見王者宜偃武修文也。並則聖人于湯武。必慎言之。以防亂賊。亦可見矣。

以周粟訟其邑人三百戶。指小邑。泰自邑告命。指畿邑。此雜用伐邑。據朱子及何元子。是小邑。若以為湯武征誅象。是五既為康侯。又晉而為天子也。五上二爻。舉進之始。進言之。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虞仲翔曰夷傷也。臨二之三而反晉也。明入地中故傷矣。

蜀才曰此本臨卦也。柔夷滅也。九二升三。六三降二。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則明滅矣。

朱晦庵曰以卦象釋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荀慈曰曰明在地中。為坤以蔽大難之象。大難文王君臣相似。似今本非也。

陸位明曰鄭云蒙猶遭也。一云蒙冒也。文王以之王肅云惟文王能用之。鄭荀向作似之下亦近。

荀向作似之下亦近。

以周柔文王以之。與豫彖付天地以之同。以必也。鄭荀向作似以訓詁

字代之也。

程正叔曰內卦離文明之象。外卦坤柔順之象。昔文王當紂之昏暗。內有文

明之位。外柔順以可紂。蒙犯大難。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

所用之道也。

朱晦庵曰以卦位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

呂伯恭曰正道不可无。以日入地中。其初明初未嘗絕。觀渾天之法。可知也。

日在地中。世上原不覺。以日文王在殷紂。原不覺有文王。以此以能蒙大難

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前鄭康成曰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位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以避小人之害也

程正叔曰不晦其明則被其禍患不守其正則允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受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也箕子能獲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

朱晦庵曰以六五一文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紂近親在國內以六五之近于上六也

俞玉吾曰大難謂羑里之囚也其難凶係天下之大民命之所寄也內難謂家難也其難凶係一家之內宗社之所寄也

夏雪亭曰箕子既不從君于昏又不能怒而死實用此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虞仲翔曰而如也君子得三坤為眾為暗離為明故用暗為明也

程正叔曰不極其明爻而用晦並復能容物和眾眾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

蔡伯靜曰莅眾晦坤象

以周柔明入地中實象也申渾天說者云日從地而轉未嘗入地周謂日從地而轉光為地掩謂之入地中何不可之有若謂之入地下則不可耳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魯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謫而未融其骨且日之謫當鳥  
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初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  
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為謬故曰主人  
有言言必謬也

荀慈明曰火性炎上離為朱鳥故曰于飛為坤為抑故曰垂其翼易為君子  
三也易位成也日以喻君不食其不以食其祿也易未居五舍暗在上初有  
明位恥食其祿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也暗昧在上有明位其義不食祿  
也

王輔嗣曰初爻卦招取遠于難絕路匿形不由軌跡故曰于飛懷隱而行行  
不敢顯故曰垂其翼志急于行憊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殊類區甚以此道  
人人必控之故曰主人有言

孔仲達曰君子逃難惟速故新不求食也

王介甫曰飛也以下為順垂其翼飛而下也明夷難在上是以宜下不宜  
上二老遊紂不食之象伊尹就紂有攸往之象

蘇子瞻曰將飛而垂其翼必見靡矣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未去  
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去三日不遑食急之至是也懼不免也去主而適  
敵主人必以我為謀已主人上六也

以周粟于飛也將飛之時也故蘇氏以未去言之舊說以下飛言義亦  
兩存



程正叔曰傷未顯而遽去則世休孰不疑怪故主人有言也君子不以世休之見怪而遷於其行也若後眾人於險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辭才以爲明而楊雄所以不獲其去也

呂與叔曰初九明當升而反在下飛而垂翼之象也君子明者也明夷不明也明與不明義與不義之分也不義之食不食也明者以爲不明者不信也故于行則三日不食有攸往則主人有言

項平甫曰舉其翼不言夷未傷也夷于左股加一夷字言已傷也說卦以舉翼爲傷翼死也斂翼而下飛也避禍之象也

呂伯恭曰主人在於之人凡去也爲客則居者爲主君子于行在於必答君子之輕初象曰艱不食艱當去則去故不食

趙氏汝楙曰四占初爲正應四占有去意初在下而光之彼將謂初以爲宜應不應而光初著鞭也其伯夷在海濱之子乎

俞玉吾曰初占四應四將棄其家而出門應初之行蓋占四俱也有攸往應四也

何元子曰上六紂也五爲箕子之奴四爲微子之去三爲武王之牧野二爲文王之美里初爲伯夷太公之居海濱初二去上遠故爲異姓之臣四五去上近故爲貴戚之臣若三上則兩相夷合武王占紂之反君子謂初易爲君子離中應又爲大腹也腹不食之象也

夏雪亭曰主人謂二也有攸往謂初往比二也上爲暗至二爲明侯暗之不任故擇明侯而往依也此夷者均周就養是也有言被謗言也主人受夷

于左股之時被諺而明其受傷也。史記伯夷伯周明年崇侯虎譖文王紂囚之羑里九年而後釋。

以周棄鳥之飛必支振其翼。飛不果飛也。人之行必支飽其食。不食也。行不果行也。此初有微往。因有言而終止之象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鄭康成曰。翁視為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為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辰氣為股。此以六二有以陰於承九三。故曰睇于左股。拯承也。

以周棄鄭君注。見神內則正義及釋文。易例。易傳左。見師。爻例。三傳。股。見咸三。左股指九三。拯訓承。承于九三也。鄭君說是。

陸德明曰。夷于如字。于夏作睇。鄭陸同。云旁視曰睇。京作睇。左股言古。馬王肅作股。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姚作右。繫云自辰右旋入丑。拯說文云舉也。鄭云承也。于夏作拊。字林云拊上舉音承。

以周棄說文引拯作拊。云拊上舉也。正義于艮二解。拯為舉。于慎初解。拯為拔。義與說文相合。用拯句。謂用之以上升也。用之以上升。必曰壯馬。謂用三也。亦一義。

程正叔曰。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亦必有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

王景孟曰。世家以二為太顛。闕天三為文王。二在下體而捕九三。死也。夫九三。武王之爻。死文王也。於此。文王小心事紂之義。九三不足以為之股。

在下而有行之具也。左股見傷，美里之厄也。然強壯也，猶无恙。示上於拯，至  
君而為无過之君，下於拯斯民而為无難之民，不敵不用其力，故曰馬壯吉。  
楊廷秀曰：居大臣之位，不可去，故有左股之傷。以位之文，明故有馬壯之拯。  
此正文王事也。見囚傷股也。闕天之徒，脫之坎，馬壯之拯也。

任爰聖曰：此正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也。天左旋，日順之以行，而每日不及  
天一度，漸轉而右，故謂日為右股。文王仰睽于此，以內文明，故日之明，外柔  
順，故日之不及天，待互震而以為日出之明也。

以周柔任氏本作睽于右般

微居子曰：二變為泰，時值未泰，睽視日之左旋，將夷歎息于時之无如，何  
文王之順以則也。

以周柔二順以則，與上之失則反對，失則者，亡順則也。興

九三明夷于南狩，尋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尋也。

李氏鼎祚曰：冬獵曰狩，三互離坎，離南坎北，北至于冬，故曰南狩。五居暗主，  
三要明終，履正順時，拯難興衰也。以臣伐君，故何言狩。既獲五上之大首，  
而三志乃大得也。

程正叔曰：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妄于  
利天下乎。曰其大首，是於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遂，乃悖亂之事也。

王景孟曰：上六居一卦之上，大首也，不可疾貞也。耿希道曰：以明除暗，以晝夜  
之進退，何力疾哉。

朱晦庵曰：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于至闇之下，正与上六闇主相應。

故有向明除害以其首要之象，不可不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于夏臺，文王興于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此者。項平甫曰：貞字自為句，為明夷而南狩，不得已而為之，匪棘其也。有棘其於之心，則是富天下也。故曰不可疾，然而人之常情，不怠則懈，故又以貞勉之。今朕必往，致天之罰，貞也。

楊廷秀曰：九三其或王之可乎？恭行天罰，是天南狩也。勝殷殺紂，曰大首也。須俟五年，不可疾也。

吳幼清曰：三為南之位，卦變自升三，故曰南狩。升之卦變自初升三，而曰南征也。狩者，四時田獵之通名。大首，三之易，上畫為首，三與上應，上者三之首也。故曰大首，明夷之人，狩于南，而曰大首，謂能得也。上六不說也，說者以武王

伐紂之事譬之。

以周彙程付以不可疾貞，為民休不可驟正，本義不從是矣。但本義以不疾為文王事，亦死也。或以征誅事不可為訓，因謂南狩也。文王出獵，曰大首，象此為拘，易象无凶不包，亂臣賊子，已著于象，以為戒。湯武順天應人之舉，何嘗沛哉。且易象凡言師兵，皆取諸坤，坤為眾也。凡言伐者，皆取諸離，離為甲冑，戈兵為火之烈也。卦至坤離，則以征誅言之。于

象正合。

六四入于左腹，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荀慈明曰：易傳左，謂九三也。四曰位比三，於上三居五，以易為腹心也。故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言三當出門庭，升五君位。

觀傳文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而連讀于出門庭，于犹爻也。語。

楊中立曰獲明夷之心所求仁而日仁也于出門庭而自詘人自獻于先王我不欲行遜此也

朱晦庵曰左腹幽隱之要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以言于遠去之艱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閻主也

劉壽翁曰嗾子知其尺之不可以圖存也商之不可復興也事之不可諫之不從其留也無補于宗祀之滅其去也猛足以存什一于千百故曰獲明夷之心侍曰獲心憂者嗾子獲存宗祀之心意也

吳幼清曰自外來內曰入五來比四為入于左腹自內往外曰出四往比五為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警則嗾子箕子各敷心腹以相告語自詘人自獻于先王也者也五箕子四嗾子也

來矣鮮曰左腹者嗾子乃紂同姓左右心腹之臣也明夷之心紂之意也傲居于四入于左腹左得三之易大帥疵少師彊抱器內周之象二帥死葬于內周也早知紂心之不暇而恬消息盈虛之運隨帝眷以轉移而豫出門庭者也

###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陸位明曰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箕滋鄒湛云訓箕為箕古子為滋漫衍無經不致詰以謙荀爽

錢國瑞曰夷其己所以存其上于己有一日之貞印于上有一日之利坤本無明有箕子之貞以坤拱震離若返照明遂不息于上故曰明不可息

傲居曰子上言紂既亡之象也紂在位五十餘年其初以鬼侯鄂侯文王

為三公，則箕子未嘗不用也。六五云箕子之貞，明不可息。見箕子一日在位，天命一日未去，此言紂未亡之象也。

以周彙說文，箕篆文，其籀文，其箕一字，劉向所見本作菱，隸茲，菱茲，箕子皆之。昭部之聲，古琴近通借也。以義言之，伏羲傳作箕子為是。及儒必讀為其子，菱隸者，一則以文辭為文王作，文王演易於羗里之時，箕子未奴，不應以箕子言也。一則以五為君位，箕子人臣，不當君位也。周謂爻中王亨岐山，王亨西山，王必指周王，則漢唐諸儒云爻辭周公所作，原允無據。上六言殷之亡，六五言殷之所以不亡，爻辭以箕子當君位，不必致疑。或謂六五本文王象，周公為爻辭，不指文王，傳箕子，或謂箕子之明不可息，心必日行，无晝夜，地中之明亦為明，故不息。

或謂箕子作其子，謂明夷主之子，以紂子武庚引其妻其姊，其君其妣，及鼎中孚之其子，以澄之。或謂箕子作亥子，而癸亥甲子，周興殷亡之兆，書舊云刻子，亦作亥子，易書相通，以不以其說而為之辭。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應仲遠曰：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同于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佞惡在朝，必以惡終，入于地也。

以周彙應氏名劬，以澤書有侯，語見前澤杜鄴付注。

侯氏果曰：取遠于易，故曰不明晦，初登于天，謂明出地上，下照于坤，坤為眾國，故曰照四國，喻易之初興也。後入于地，謂明入地中，晝變為夜，暗晦之甚，故曰失則，況紂之亂世也。此二象言晉與明夷，往後不已。

蘇子瞻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也。若上六。不明而晦也。故曰不明晦。明而晦也。終晦而終明。不明晦也。強明而實晦。程正叔曰。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

三三 離上下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王輔嗣曰。正位。謂二五也。家人之義。以內為本。故先說女也。

程正叔曰。彖以卦才而言。易居五在外也。舍居二爻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合天地會易之大義也。

朱晦庵曰。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

吳幼清曰。彖辭止言女貞。以二體之主爻言也。彖付五言男正者。通卦中之四畫言也。女為正而位乎內。謂二與四也。男為正而位乎外。謂三與五也。二內三外。在下中之家也。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以三為外。初為內也。四內五外。在上中之家也。比六四外比之。以五為外。四為內也。男正于五。三。五為六畫卦之天。三為三畫卦之天。女正于四。二。四為三畫卦之地。二為六畫卦之地。故曰天地之大義。

以周柔五天位。為男之外正位。二地位。為女之內正位。天地之大義。以此舊說自憐。吳說六一義。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荀慈明曰離兵之中有孔坤故曰父母之謂也

李氏鼎祚曰二五相應為卦之主五易在外二舍在內父母之謂也

趙氏汝楫曰父教母慈母何以亦備嚴曰母不嚴家之囊也瀆上下之分庶子弟之道亂內外之別嫚帷序之儀父作嚴者不能於祭者

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荀慈明曰父初五子初四兄初三弟初二初五初二也各得其正而天下定矣

朱晦庵曰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二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馬季長曰木生火火以木為家故曰家人火生于木以風而盛猶夫婦之道

相須而成

孔仲達曰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熾然後生風內外相求有似家人之義

程正叔曰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可之由內而出物以言事實恆以常度法則也位業之著于外由言之謹于內也

呂与叔曰風能入火風自火出則火勢熾矣言之化可以正家化自家出則家道盛矣

朱晦庵曰風自火出是火中引風以一堆火在下氣自薰蒸上出是也

李季辨曰風自火出橐籥之火也凡鼓鑪風從火中出其橐籥自引一戶庭間與家之象也其中必有模範風也火也室也苑也皆有模範君子体之正



家以身言行身之模範也。物恆其則也。

馮子遷曰：休兵以言有物，入人之語言也。休離以行有恆，可見之語言也。

錢國瑞曰：風自火出，中烹任之火。凡烹任必以火，火以風熾，必以橐籥鼓風，風從火中出。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荀慈明曰：初五潛位，未干國政，用習家子而已。未得治友，故悔。居家理法，可移于官，守之以正，故悔亡。

王輔嗣曰：凡姤在初，而法在姤，家湊而法嚴之，志變而法治之，則悔矣。要家人之初，必有閑，有家並及悔亡也。

程正叔曰：閑之于姤，家人志未變之前也。志未變而閑之，不傷恩，不失親。

要家之善也。

趙子欽曰：二舍內亂，三易閑之，不出閫也。閑之在姤，故言于初。

夏雪亭曰：書曰：若生于罔，不在厥初，生。顏之推曰：姤掃初來，若兒嬰孩，正此爻之義。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鄭康成曰：二為舍，爻曰正于內，五易爻也。以正于外，猶婦人自修正于內。丈夫守正于外，无攸遂，言婦人无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任之象也。饋，臣食，故云在中饋也。

王景孟曰：遂，去也。春秋傳曰：大夫无遂，示不敢去也。二互五，何敢去也。去者，在中饋之職也。

易彥章曰六二乘順以位，与九五相應，女正應乎內也。此正發明利女貞之義。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王輔嗣曰：以易要易，剛嚴也。要下体之極，為一家之長也。行与史慢，甯過于恭，家与其濟，甯區乎嚴。是以家人嗃嗃，悔厲，犹以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

陸位明曰：嗃，馬云悅樂自以兒。鄭云苦熱之義。荀作確確，劉作熇，嘻嘻，馬云笑聲。鄭云驕佚喜笑之義。張作嬉，陸作喜。孔仲達曰：嗃，嚴厲之義。嘻嘻，喜笑之兒也。

王介甫曰：剛嚴之過，雖未失節，婦子怨望，至于嬉嘻嘻，終吝吝，吝而已。未若九五之懿也。

俞玉吾曰：嗃，當依劉作熇。大雅板詩云：多將熇熇，說文火熱也。九三以剛居剛，又離之極，大嚴太察，剛明皆不得其中。一家之人，以被火氣，薰蒸灼而焦熬之甚，无乃過乎。三能悔，雖厲亦吉。否則婦子嘻嘻，終有羞吝。婦指二，于指初三。熇，于上，則二与初不能不嘻嘻；于下也。悲怨不能堪，則失節矣。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虞仲翔曰：位應初，順五乘三，比皆皆易，故曰富家大吉，順在位，承順于五。以周彖易實為富，為大，六四以位承順于五，以應受實，能富其家，是也。

易之吉也。故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順謂順五。在位謂曰正位。虞說是。孔仲達曰。富謂祿位昌盛也。六四体柔受其位。承五。能富其家。不見黜奪也。

程正叔曰。以兵順而居正。位正而兵順。能富其家也。

郭子和曰。六四之富。豈至玉帛而已哉。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易之所謂富。猶禮之所謂肥也。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是也。

吳幼清曰。易實為富。謂九五也。九五王也。六四后也。后以柔乃王之冢也。大其易也。亦謂九五。六之柔順以位。王后之賢也。不敢有其吉。而以其吉。悔之九五。娥皇猶雲。塗山氏相夏。太妃色美興周。此舜禹文武之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陸公紀曰。假大也。五以尊位。接四。應二。以天下為冢。故曰王大冢。天下正之。故无所憂。則吉。

程正叔曰。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亥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冢。交相愛也。能如是也。文王之妃也。

楊彬夫曰。闲有家。則闲之于其始。何者。家則何之于其終也。

以周榮楊氏名文煥撰五十家易解。

趙氏汝楫曰。假大也。豐曰。王假之。當大也。九五剛而居中。能大其冢。凡初之悔。三之悔。吝。皆不必有所憂。恤也。

邛行可曰。假有感極之義。故象以相愛言之。

龔幼文曰。假与極同。猶奏假无言。昭假烈祖之假。謂感極也。九五以易剛中。

正居尊位為乃家之主。盛位至善。所以何乎家人也。王何有家。與萃。王何有廟之義同。

夏雪亭曰。何。占核通。感核也。王。能以中正。何家。家无息于不吾矣。一家之人。无不交相愛。非僅刑于寡妻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王輔嗣曰。凡物以猛為本。患在寡恩。以志為本者。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為威嚴也。

蘇子瞻曰。凡言終。其終未必然也。婦子嗜。其終乃樂。威如之吉。其終若之。

程正叔曰。爻辭言。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

先行于己。則人怨而不服。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朱晦庵曰。詔。允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俞玉吾曰。上九占九五。同位相孚。故曰有孚。

三三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一。鄭康成曰。睽。乖也。火於上。澤於下。猶人同居而志异也。故詔之睽。

陸位明曰。睽。序卦云。乖也。雜卦付云。外也。說文云。目不相聽也。

孔仲達曰。此就二體釋卦名。為睽之義。同而异也。水火二物。共成烹饪。理。應相協。今火在上而炎上。澤居下而潤下。无相成之道。以以為乖。中少二女。

共居一家，理應同志，各自出適，志不同，行以爲異也。

程正叔曰：火上降下，二物之性，迥異，女之少也，同爻，長則各適其物，其志異也。言睽，本同也，本不同，則就睽也。

朱晦庵曰：以卦象釋卦名義。

以周柔二女不同行，舊指以嫁言，序卦傳云：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則睽之二女不同行，猶如婦之異心也。家道之窮，多由此。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鄭康成曰：二五相應，君舍臣易，君而應臣，故小事吉。

虞仲翔曰：小得五，舍備小，以中應剛，故吉。

孔仲達曰：此就二體及六五有應，釋以以小，了以吉，說而麗乎明，不爲邪僻。

柔進而上行，所之在貴，以中而應乎剛，就爲全弱，惟在乖違之時，卦爻有此三陰，所以行小而獲吉也。

以周柔備舍爲小，鄭君雲氏之說同。注疏以小，事爲細小之義。唐宗儒多從之，而卦義晦。

朱晦庵曰：以卦陰卦變卦體釋卦辭。

龔幼文曰：彖傳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以卦變言，自中孚來，四柔進而上居五也。

馮元敏曰：自古彖傑，自卑小而以安國定眾，其何限，以平之至，動寔之弗讓，仁傑之交，二張是也。降之袁何，唐之李鄭，於討君側之惡，而張皇其不遂，至于睽，讓散而不可收，則无日于易之義者也。

張元帖曰當睽之時不可以剛強受之惟寬祗和平睽也自合故曰小吉  
剛為大柔為小即小心愛之之謂

夏雪亭曰睽字从目兩目相視而生疑也睽而後睽去其睽則復合矣此  
以睽與其順行之則志无由通而睽亦无由釋也故以小吉為吉小事也  
柔順為不允細小之謂也卦象說而說以睽承亨之義以五言之以中  
而不過亢下應二之剛是皆極與其順而以小為不者小則睽也合故  
吉也

傲居子曰噬嗑柔以中而為上行晉睽鼎柔進而上行皆以卦變言也否一變  
為益再變為噬嗑噬嗑柔以中而上行自否言之為初柔進也自益匪變言  
之為四柔進也也現一變為晉則晉柔進而上行現之四柔進也也與一  
變為鼎則鼎柔進上行現與之四柔進也也兌一變為中孚再變為睽自中  
孚匪變言之則睽柔進上行現中孚之四柔進也也睽四爻言爻字言志行  
是也陰矣雲氏卦變圖睽自大壯變大壯三上相易則柔為下行而注因有  
二五之變朱子本義有睽自離來自中孚來自家人來三變之說朱子上取  
信卦變于睽則以家人反對言及儒駁卦變也說自此紛紛

以周易例會備小畜小過泰否大小往來皆指會言會言柔順義  
睽小利貞言柔順之利貞也小過亦小事亦大事言亦柔順于事不  
可剛亢于事也既濟亨小言會柔也皆亨也特易剛也此言小事吉與  
賁小利有攸往旅小亨正同言五柔順于可則吉也以如婦言如能順  
婦之賢以君臣言其能順臣之賢義亦細也自王注孔疏以小事為細

小之事，故儒因之，不知睽之時用甚大，固不止細可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孔仲達曰：天高地卑，其類懸隔，而生成品物則同也。男外女內，分位有別，而成家理子則通也。若物殊形，各自為家，而均于生長則類也。以睽理合同之，异大能用睽之人，其位不小，况大位之人，不可也。

程正叔曰：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圣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方同者，世俗之智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之睽，散若珠，而聖人為能同之，要睽之時，合睽之用，其可至大，故云大矣哉。

趙氏汝楬曰：天地不睽，則情得清瀆，男女不睽，則外內无別，若物不睽，則生  
化襍糅，睽其具體，合者其用。

以周榮卦象二女不同志，廣言之，則天地男女萬物之睽，皆可類推也。夫子震復儒以睽為瑣細之可吉，而廣言之，以明其用之大，則世交之義昭明。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荀慈明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百官殊職，民異業，文武不同，  
一作註用，非。茲威位相反，共物于治，故曰君子以同而异也。

孔仲達曰：佐主治民，其志則同，各有司存，職掌則异。  
程正叔曰：至賢之要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法所同共，則有時而独异。

不能大同者，乱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独异也，随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异耳。

吕与叔曰：异而同者，迹异而心同。孟子谓禹稷，颜子曾子，子思易地则皆也。也同而异也，迹同而心异。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有伊尹之才，则可。伊尹之志，则篡也。

项平甫曰：同人于异之中，见其同；睽于同之中，见其异。同象兑之说，异象睽之明。

梁孟敬曰：君子观火泽之象，有以同于人，而或异于人。以本心同而制可则异，委常同而应变则异。修身同而出要则异，大节同而细故则异也。象侍言异而同，以理言之也。此言同而异，自人言之也。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避咎也。

陆逊叟曰：丧马者，失其致象远之象。

鲜于子骏曰：三被刑劓，反隔己身，允恶人乎。

沈守约曰：丧马，始睽也。勿逐，自复，卒遇也。见要避咎，防三间也。初与四合，于三间之，三天且劓，睽之恶人也。绝之则仇，见而不拒，以避咎。初刚在下，马也。四其应也，而居离体，上四而应，则所卷必反，勿逐，自复之象也。

郭子和曰：丧马，初睽也。逐之，则成其为睽，不和合矣。恶人与己异也。见之，遇之，而勿绝之辞，允必于见之也。见之，能同而异，何咎之有。

赵子欽曰：同体共合，异体者睽。初四合，应时也。故悔亡。四在舍中，马辞丧矣。既与舍睽，故自反也。迹必由三，见之，则通四，是以无咎。

项平甫曰：丧马，勿逐，自反，往而不追也。见恶人，无咎，来而不拒也。此君子在



下无应之时，委睽之道也。

趙氏汝楙曰：見惡人以消其暴戾之氣，止以避咎，死以求福也。

王與卿曰：以避咎也。睽之初，若遠絕之，則蓋生怨懟，見之則可免睽乘之咎也。

夏雪亭曰：初与四兩剛不相下，以致相失，如人行而喪其馬之象。夫馬之傷，睽愈遠，則必愈遠，惟勿逐，則久而自復。初四之同陰而終合，程是也。惡人不妨見者，以小為事，諱與兵順而不為已甚之行也。

王瑤甫曰：馬惡人，此坎象，後為剛反，故凡易在下為復，喪馬，如喪牛喪羊之例，恆以為失其健之義，勿逐自復，言失其健而不勿恤，仍不失其健也。見惡人，害物也。初与睽，睽，剛正无係，故悔亡。亦有剛正之跡，則違乎小子之義，而

致咎矣，故必濟之以寬柔，乃无咎也。

以周象惡人，指六三為是，舊說四遇初曰元夫，初見四曰惡人，非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主于巷，未失道也。

陸位明曰：巷，說文云里中道也。廣雅云居也。字書作街。

孔仲達曰：言遇之不遠，主謂五也。故曰：遇主于巷，主謂五也。

郭子和曰：說文巷，里中道也。里中之道，出門則遇之，言遇主之易也。

趙子欽曰：二五易下會上，故睽睽而情合，易之情喜上，舍之情喜下，故二者適相遇，九四間之，故于巷，遇以睽睽，故无咎也。

趙氏汝楙曰：詩云：隘巷，巷之湫隘者。禮云：委巷，巷之委曲者。今但云巷，則是說文所謂里中道。五下应于二，二不出里巷而遇，示在否為下賢，在二不為

說遇唯祀朝覲之心。要未失治睽之道。

錢國瑞曰五合三四禘禘為坎。象隱伏下行。不勝例席。有子亭求。為在巷。二  
雖說之文。五以亢而未下。何可以遇。五下行。二上應。如是而遇。正明在五。  
正說在下。遇主于巷。无咎之象。故曰未失道。

以周彖巷者。人所共由之道。祀徑曲之地也。遇主于巷。遇主于四也。四  
伏震為大塗。巷象。二字四。四交字二。同功同位。志在捕。古以四為宗。  
二即通于五矣。虞注主初。崔說主三。固以震云大道。而首徑路。故  
傳巷。以儒遂以為委也。求合。尤失之。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  
遇剛也。

虞仲翔曰離為見。坎為車。為曳。故牛角一低一仰。故傳掣離上而坎下。故其  
牛掣也。黥額為天。割鼻為劓。

王輔嗣曰輿曳者。履其位失所教也。其牛掣也。滯隔所在。不獲進也。其人  
天且劓也。四從上取。二從下取。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非受困。終獲助剛。  
以周彖依王注。掣即掣肘之掣。掣則不能往上也。

陸德明曰掣鄭作挈。云牛角皆踊曰挈。徐市制反。說文作掣。之世反。云角一  
俯一仰。子夏作挈。付云一角仰也。荀作筋。刻本從說文。解依鄭。天劓也。馬云  
刺鑿也。額曰天。劓。截鼻也。王肅作髡。

孔仲達曰四從上刑之。故劓也。額二從下刑之。又劓也。鼻遇剛也。由遇上九之

剛。所以有終也。

胡翼之曰天當作而。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漢法有鼻髡。其鬢髮曰而。

胡翼之曰輿曳牽于後也牛掣阻于前也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以六居三非

正也九居則不安又在二易之間以有必是艱危

趙氏汝楙曰輿所以載而行也曳其輪故徒曳之而已掣也牛從逸而不調

不可服以引車天且劓以疋者天若將去其鼻三竅下俯故力引氣劓則引

氣无力此皆不可行之象

俞玉吾曰輿所以載而行牛所以行是輿也三於上而承乘此剛故其輿

左及為二所曳其牛在前為之所掣其入上傷于四內傷于二天字當作而

占耐同而者髡其首存其鬢也篆文而与天相類故為天

吳幼清曰而去須之刑

來矣鮮曰六三舍也居人位故曰人上九易也居位故曰天且未定之辭

言允真割鼻也三在車中故二曳其輿前四掣其牛所以上九見之而發怒也

此正所謂无初也遇剛也遇上九也

以周柔天舊訓劓額胡氏改作而程侍本義从之皆以為髡首之刑其

實当改天作而後而為形也說文而須也而鬚不玉髡也或作耐髡鬚

髮也則鬚髮謂之髡不鬚髮僅去其須謂之形也纂言曰去須之刑是

也來說以天指上亦通且將也故云未定之書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孔仲達曰元亥謂初九也交于卦終故云元

朱晦庵曰睽孤謂无咎遇元夫謂以初九交孚謂同信也當睽時故必

危厲乃以无咎占也亦以此也

九四遇无夫舊說指  
初言亦通交字謂  
應初而字之也四五  
坎考字

傲居子曰爻辭言孚者十八卦皆指中爻之九以八卦之象言之坎為水為  
信凡爻二五之九也伏坎孚其象也睽由中孚四互易二坎孚四互坎孚  
二故曰交孚四二相孚以社<sup>佐</sup>也孚既指二元夫六指二言

以周彙志行四之志行于五也四於志行于五必占二交孚故曰交  
孚无咎志行也不交孚二則志不行未能免咎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王輔嗣曰非位悔也有君故悔亡厥宗謂二也噬膚齧柔也三維比二二之  
以噬死妨己應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合也

陸遊叟曰厥宗謂四與己同体五應在二於往從之以其乘剛而惧于四四  
自噬三不害于己

郭子和曰二之應五若噬膚也言其易也

朱子發曰自二至上体噬嗑故曰厥宗噬膚二噬五柔而溪之剛柔相入之  
象

朱晦庵曰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

俞玉吾曰易以同体而居先者為宗同人之二占初同体故以初為宗睽之  
五占四同体故以四為宗膏指六三之柔噬之也四也五占二應其本自相  
合所以不合也六三間之也四既噬而去其間則五之往也何咎

以周彙宗指四陸氏俞氏為是皆宗為二之之應也由誤解同人而沿  
誤此也噬膚言物之美而易合郭說本義為是以噬膚為齧去三也由  
誤解噬嗑而沿誤此也厥宗噬膚謂四合二四交孚二占之往五睽

四遇初二元夫二遇五  
之玉所眩也上耳上元  
此遇五合之易次在霄  
五往者以易之度故  
无咎

疑既釋者慶何咎也之外傳往會与易和為慶紫象吉曰睽自兌變之  
上易宗指上文本位往遇往上升友名文祐亦備一說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

曰遇雨之吉羣疑也

虞仲翔曰坎為弧離為矢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說猶置也兌為口離為  
大腹坤為苑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之三會易相成故婚媾三五坎  
下故遇雨

以周紫虞氏本內說之弧作設壺与洪本合往云上往三死也易例之  
外傳往往遇雨遇三往上升會与易和也方三之曳輿擊牛似有不往  
之路上見而疑之及其既往而遇會易既和親以婚媾存於坎也此三

之所以无初有終也

陸位明曰弧弓也說吐活反一音始銳反弧本亦作壺京馬鄭王肅翟子元  
作壺

王輔嗣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  
說之弧睽怪通也四刺其意故為寇也睽志將通匪寇婚媾睽終也貴于  
遇雨和會易也會易既和存於和也

程正叔曰雨坎會易和也其物睽也无所不疑故曰存於睽極而合則疑皆  
止矣

鄭舜華曰疑心生于多妄妄見生于久睽久睽之人无適而允疑也睽合則  
心平心平則疑釋

項平甫曰三為上所疑也。故自見其與之曳其牛之掣其人之天且剝。上疑三也。見牽輿之牛。而以為負塗之豕。見執人之輿。而以為執鬼之車。疑之甚。其錯亂至于如此也。上離體也。互三互離也。故皆以見言。

趙氏

汝楙

曰三之駕車也。牛而上。物為負塗之豕。乘車者人。而上疑為盈車

之鬼。睽于心。疑于目也。怪力亂神。聖人所不怪。而此卦言之甚詳。故聖人斷之曰。睽。蓋心疑則境見。心明則物亡。知此者。志怪之書。亦焚。无鬼之論。亦熄。

任爰聖曰。坎為豕。為隱伏。為弓。為寇。離大腹。壺象。上占三。因坎互坎。疑其汗疑其幻。且疑其寇。而射之。以知其匪寇。而猶嫌。且惟忻宴樂之一往。而兩而舍易和。火動而上者。因互坎之兩。而下注于澤。豈不吉哉。

王瑤舟曰。豕。豕。鬼。孤。寇。兩。皆坎象。車。變震象。說取兌。以。壺。也。離也。上九。比。舍。故。六。曰。孤。負。塗。疑。于。己。執。鬼。疑。崇。張。孤。疑。射。己。設。壺。疑。伺。己。也。是。皆。疑。三。之。為。寇。故。五。此。實。則。為。己。反。允。寇。而。據。但。與。之。合。以。舍。易。和。而。兩。澤。降。則。睽。不。終。睽。故。吉。

以周葉豕怪鬼怪象也。夫子于說卦侍釋象矣。而于此釋象之義。則曰。存疑。其果以意忘象歟。抑亦示人以双象玩辭之法也。

三三 坎上 艮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豕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孔仲達曰就二體以釋蹇名坎在其外是險在前也若冒險而行或震其害

艮居艮內止而不往相时而動。知不能。

程正叔曰：蹇，難也。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以別異。屯，艮居艮而未得通，困，艮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坎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為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要蹇之道也。

朱晦庵曰：以卦位釋卦名，義而贊其美。

李子思曰：止乎險中為蹇，動而出乎蹇中為解。卦以出險不出險為義也。

趙氏汝樸曰：能止云者，允適而止，謂易本務進，能与时而止也。斯其以爲知，知也。知其險而能止之名也。

以周彙舊說，以止險不能進為蹇之由。死也。止險不能進，蒙之象。以付正贊，艮三爻能止坎險，斯為吉耳。止險以倚險，蹇難之象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荀慈明曰：西南謂坤，坎動往居坤五，故曰中也。東北艮也。艮在坎下，見險而止，故其道窮也。

王輔嗣曰：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之平則難解，之山則道窮。

程正叔曰：蹇之時，利于至矣。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方艮方為險阻。

王景孟曰：互實坎體，而得之利西南者，坎體本坤，九五居中而成坎。九以剛明之才，而往居坤之中位，允利西南，往得中之義也。東北之艮山也，其勢險阻而危極，以險阻危極之道而倚難，何難之能倚乎？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趙氏汝樸曰：利西南，指九五易爻之未變，上卦為坤，今九二變而往五，則曰

上卦之中。所謂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所以濟蹇也。不利東北。指九三。謂自初至三為下卦之終。入于阨蹇。故其道窮也。

微居子曰。蹇曰。孔之二易皆當位。孔五往坤。而日中。則為坎。坎水西南流。固利也。孔三來坤。變成東北之山。坎水未遂。順流。五以易大遭蹇。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五之水道未通也。

以周榮雲注。以蹇為觀上反三。與利西南之象合。于往日中之義。亦不通。是蹇。孔觀變。雲說亦不。本義云。蹇自小過來。易往居五。而日中。與卦變例合。與往日中之文亦合。而于利西南之象。亦不通。故朱子荅門人。亦自謂不知從何。曰坤來也。若滯上。付云。蹇自臨來。小過變。小過之五。即臨之坤。纂言云。爻位。初為東。三為南。四為西。上為北。皆牽強附會。

之甚者也。反爻思之。東南西北之象。从荀巨者。其說為允。卦變俱本乾坤。而參求于同類之卦。此從孔坤言也。卦變之祖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虞仲翔曰。大人。謂五。往。應五。五多功。故往有功也。

孔仲達曰。往見大人。必能除難。故曰往有功也。二三四五爻皆當位。以正而吉。故曰當位。正貞吉也。

蘇子瞻曰。當位而正。五也。五之謂大人。大人者。不擇其地而安。是以立于險中。而能正邦也。

程正叔曰。蹇難之時。孔聖賢不能濟。故利于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



呂与叔曰利見大人。利九五以剛中要乎位也。危難之世。允大人不足以濟之。允當位履正。不足以正之。

傲居子曰二与五。允往止东北之蹇。必往濟五之蹇。故曰蹇。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謂二之往五也。二既往五。而初亦有往五之心。三後亦往五之亦。五曰朋來。以其下願為之役也。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程正叔曰山之峻阻。上後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直者。皆反求諸己。有此未善。則改之。无致于心。則加勉。修德以待時而已。

項平甫曰反身象艮之背。修德象坎之勞。山有歇止而不流。水之蹇也。行有不直。反而自修。君子之蹇也。

趙用甫曰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

趙氏汝楙曰水止于山上。滯而成澤。咸也。水出于山下。流而為泉。蒙也。今水在山上。非与咸同。然坎洩水也。允山之坎能止。惟弓也。折回旋而後通。故為蹇之象。或曰釋彖言險在前。主艮而言。今云水行山上。主坎而言。何哉。曰山上有水。立卦以起艱。險在前。偃卦以起艱。能止之知。遇蹇之方也。往日中往有功。居蹇之道也。往与止。並言。而理不悖。

林寒泉曰天下之水皆发源于山。未有不導山。而可以導水也。天下之蹇皆由咎于身。未有不反身。而可以修德者。

以周紫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輔嗣曰委難之世始居止之初獨見前猷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曰譽

陸氏昭曰宜待也張本作宜待時也鄭本作宜待時也

蘇子瞻曰九五以大蹇為朋來之主以中正為往來之節未及于五難未艾也六四以下皆見難而往難不可犯而反也惟初六涉難未深而處反不待其窮故曰譽

程正叔曰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難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此文皆蹇往而來善也則無出蹇之義乎曰往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六有碩義

趙氏汝楙曰往前進也初二三在艮體上居險極皆未嘗往聖人特言往以戒于未往之先耳來對往之辭

夏雪亭曰往謂往就大蹇也來謂來居于內卦也卦義以五為大蹇乃進止中節能涉險阻者卦中誠文皆宜往而見之故曰往蹇內卦凶有見險能止之德必來就于內而後曰譽故曰來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王輔嗣曰委蹇之世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于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也

韓退之曰蠱上九不事王侯高當其事蹇六二則曰王臣蹇蹇非躬之故夫亦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

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也

以周藥韓子名愈

蘇子瞻曰世文或遠或近皆視其勢之可否以為往來之節獨六二有应于五君臣之親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无來蹇而已君子不以為不智也以其非身之故也

程正叔曰志在濟君難雖未成功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也蓋也

以周藥爻辭義之曰王臣為曠官者戒韓子之言是也象傳許之曰无尤為忠君也勸程子之言是也

趙氏汝楙曰王臣云者正名以示警語當若掃趨利避害之心絕去往來遷就之計周旋蹇之中乃可有濟耳

以周藥匪躬之故非徒东北之止蹇也二為王臣欲往濟西南之蹇內蹇外蹇一身交責是蹇之又蹇也或改蹇為蹇以蹇比諤之乖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虞仲翔曰內謂二舍也

孔仲達曰內卦惟九三一易居二舍之上是內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

程正叔曰內在二之舍也方蹇之時舍柔不能自立故必附于九三之易而喜慶之九之爻三在蹇為得其時也爻蹇而曰下之心可以求故以來為

反從春秋之言歸也。

項平甫曰九三艮之主爻曰來反。猶言季子來悅喜之也。九三為內以依。故曰內喜之也。上六依內以濟。故曰志在內也。

胡仲虎曰反身為背艮象。故爻曰來反。象六曰反身。

任昉聖曰三來反。非以避難為知也。君子於有為于天下。必自反身修德。以周粟九三當位。有往濟五蹇之心。故曰往蹇內為止險之主。故曰來反曰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虞仲翔曰連輦蹇難也。在兩坎間。進則无應。故往蹇。退則介三。故來連也。王輔嗣曰進則无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

陸位明曰連力善反。馬云亦難也。鄭以字遲久之意。

以周棗釋文力善反。是讀連作輦。虞說本馬。王注同。

胡翼之曰連也。牽連之說。坎險在前。冒而進。必入于深險。知時不取。退而牽連。下三爻止而自守。則安陽為實。連下之易。是當位而附。曰其實也。程正叔曰四与下同志。眾計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与下之眾相連合也。以舍居舍為曰其實。

以周棗舍居易實。程付以舍居舍為曰實。先儒皆不疑之。

張伯遠曰上下俱易。易為實。連說三。

朱子發曰承五下連九三。故來連。連牽連也。九三剛實。四牽連之。共濟五難。當位而又得居蹇之實也。易為實。

以周柔當位詔四實詔三朱氏說也

朱晦庵曰連于九三合力以濟

項平甫曰四當位實上以從貴實與貴皆指易言之六四以九三為實以九居三九當位實乎六四則連之而已猶九五之貴上六則從之而已若當言當位則六四亦當位也故加實字以明之

俞玉吾曰柔蹇難之中而倚人之力九三實則不足恃今六四以柔連九三者以九三當位而實也恕齋趙氏曰易以易為實先儒詔六四以舍居舍為自其實也九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孔仲達曰以位履中不易其節故致朋來

程正叔曰朋者以朋類也五有中二之陰而二亦中二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宗蹇于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二之節也上下中二而弗濟也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降李固王允晉周顛王導之徒是也

以周柔程傳于文下詳言有君无臣之弊朱子荅門人云自古患无剛明之君耳未有有其君而无其臣也如李固王允等正以无剛明之君故耳設有之數子未必不能有為也朱子極言程傳于此等處顯以駁正公論也國无賢臣而九剛明之君以世昏迷之主輒以人材衰乏為辭此拂文之所以歎天下无馬豈真无馬邪

朱子發曰易与易為朋朋詔九三也五下應二三來比之朋來也五為坎三

來成兌水澤節之象節也。處蹇之節也。

郭子和曰大蹇朋來。此節西南曰朋之利也。故彖傳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王景孟曰九五委大蹇之任。而又有賴于朋來之助。彖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蓋以收正邦之功也。九五也。而以正邦也。則上下當其位而正也。蹇之六位皆正人也。故曰朋來。既得朋來之助。而以中正之節道節正天下。此九五所以收正邦之功歟。

趙氏汝楙曰大九之易也。左蹇之時。故云大蹇。朋。此交也。來。此於宗于五也。臣來於君。非上進。二。僂來。與需三人來同義。若上則自以由外而內為來。此交之往也。求出險也。九五以位。躬履至柔。以濟蹇難。此交皆往而蹇也。今以朋斯來。此依附大君以亨時艱。朋來也。即彖此節利見大人也。

何元子曰易陷坎中。大者蹇也。故曰大蹇。朋指三。以同位。故僂朋上來。碩。應守三也。四來連。比守三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蹇。

任爻至曰朋指三。九五剛健中正。正三所利見之大人。節。謂委之。為當五。惟有中位。故于初用其知。于二用其忠。且用四以連三之。交用上以通三之志。而三之反者。究為我用。三來而邦則已正矣。自就大人。其死孰能之。微居子曰其厥往五。而為之役曰朋。在內曰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虞仲翔曰碩。謂三。艮為碩。退來之三。故來碩。曰位有應。故吉也。離為見。大人謂五。

侯氏果曰下應于三。三應碩大。故曰來碩。三為內主。

程正叔曰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

項平甫曰上六本無以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無以來特以不往為來耳艮之上爻為碩剝之碩果是也曰志在內曰以從貴以學也曰碩大為一故分而釋之也

任蒙聖曰能左右之曰以上之志在三則三之利見大人正上以之使從五之貴若司馬位操之為孔明于昭烈也

傲居子曰初往蹇來蹇三往蹇來反初三將往倚蹇而有艮象則初以來為賢三來反而內喜之四往蹇來連上往蹇來碩初四上已往蹇而四連三則有實上來三則碩易例在內曰來以外爻內六曰來在外曰往以內爻外亦曰往

三三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虞仲翔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物咸亨甲羊物生震震出險上故免乎險

王輔嗣曰動乎險外故得之免免險則解故得之解

程正叔曰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允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乎險外是免乎險難故為解

呂与叔曰屯動乎險中求出險而未日也解動而遠之以免斯難也

以周棗蹇以能止而後濟險解以能動而後免險屯動乎險中解動乎險外卦之才之異也解以解免其險為義序卦傳曰解也緩也蹇則急

解利緩一義引申先儒文注多以解為解去其私不謂解免其難何其  
速聖侍而好自立說也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

荀慈明曰孔初之坤而以眾西南眾之象也

以周柔荀說是也王注云西南眾也與蹇卦注西南地也同一混蒙  
郭子和曰西南曰朋之地也曰朋而動乃能濟險故蹇之大蹇朋來占解之  
朋至斯字此一道也

以周柔蹇之利西南往以中以五言此利西南往以眾以四言郭說是  
明

王景孟曰此以震九四一文言解也震体本坤九以一易往居坤下是以成

震九利西南往以眾之謂乎坤為眾故曰以眾九四所謂朋至斯字是也

朱晦庵曰以卦變釋卦辭坤為眾以眾謂九四入坤体

項平甫曰蹇二往五為坤之中爻故曰蹇利西南往以中也解初往四為坤  
之初爻坤為眾故曰解利西南往以眾也

以周柔項氏以二爻升降言于解或亦通于蹇似乖矣蹇二五皆當位  
何升降為

无所往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荀慈明曰舍爻守位易無攸往也來復居二爻中成險故曰來復吉也五位  
无君二易又卑往居之則吉按五解難故引功也

以周柔荀注以二五言往來極明二五不交二无攸往則來復于下以



解緩為吉。二五交通，則二有以往，以速往為吉也。王注云：「无難，則能後其中，有難，則能倚其危。」曰：「儒因之以无所往為難解，以有彼往為難，不能，不知二无所往，則難不可解。二有以往，則難將可解。」舊說顛言之也。王本彖侍脫无所往三字，茲依李氏集解本增。

程正叔曰：「有所為風吉，蚤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以矣。」

朱晦庵曰：「中有功，皆指九二。」

以用柔之內曰來，之外曰往。此通例也。自王輔嗣好自立說，不從荀注，而內外往來之義不明，世繆種也。不錄。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郎雅光曰：「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害氣，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

荀慈明曰：「乾坤交通，動而成解。卦坎下震上，故雷雨作也。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故甲宅也。」

鄭康成曰：「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坼，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

王輔嗣曰：「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陰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

陸德明曰：「坼，勅宅反。說文云：裂也。廣雅云：分也。馬陸作宅，云根也。」

程正叔曰：「既以委解之道，後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交感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則萬物皆生。故甲坼，天地之功由解而成。」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孔仲達曰：「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放犯。區，輕則赦，罪重則宥。皆」

解緩之義也。

程正叔曰過失則救之可也。罪惡而救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此象。体其发育。則施恩仁。体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楊中玄曰屯難方解。民未知救。不救過。不宥罪。則民將无所措手足矣。况新民之道也。

王景孟曰救也。舍也。宥也。寬也。此特因亂難既解之心。而有是也。若屢行于適。以長寇而滋奸。此駁救之論。所以作于五代之張元。

項平甫曰天地閉則成冬。天地解則成春。雷雲結則成屯。雷雨散則成解。甲坼宥救有開散之象。

以周藥救。皆災肆救。宥治流宥五刑。過生于初。震罪之陷。坎象。死。獨

亂難初解之時宜然。而此時尤省刑耳。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陸遊叟曰當塞難解散之際。以柔承剛。以舍應易。志在于順。未常理。雖有過失。義当无咎。

薛氏溫其曰屯則剛柔始交。未能和會。動于險中。故有難生之理。解之剛柔已相際接。動而出險。故義必无咎。

程正叔曰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為日其宜。其義无咎也。

呂占叔曰初六居解之始。以柔在險陰下。宜有咎也。然应于九四。比于九二。剛柔相濟。是以濟難。義无咎也。

趙子欽曰舍為易難。以其陵也。或其阻也。初六居易。承二。應四。不為易難。取

先解者故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京君明曰成卦之義在于九二而六五降應委命于庶品。

蘇子瞻曰九二之所當得也六五也近而可取者初六六三也此之謂三狐三狐皆不取而以得五為貞吉也黃矢謂五。

張子厚曰陰亂方解不正自疑之念皆自初附而順聽也故曰田獲三狐不以三狐自累上合于五則以黃矢之象也。

程正叔曰田者去害之謂狐也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

謂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

吳伯遠曰言狐必有坎言黃必中。

趙子欽曰難既解少為眾主剛女一柔女五何疑剛女二柔女四未審以適故疑生二以中道喪于四也五以應五誰舍不歸狐女初三上也黃矢

女五也以易辭獲難辭。

呂伯恭曰田獲三狐是去小人小人者去中直之道以正而吉矣。

俞孟吾曰九二以位言以剛居柔在他爻為不正在此則以中為吉象付

云其柔後吉乃以中也而交付云九二貞吉以中道也蓋以九二居中而能以中道自守也。

任爰聖曰卦難解矣而隱害者六三伏互坎正坎之間為狐窟連初五兩

金為狐羣。有時用其狐媚。則附四為拇。有時肆其狐侮。則馮四為據。惟二為坎。秉中直之德。不為所困。一爻而并三狐獲之。正而且吉之道也。

以周彙解有解散義。有解緩義。二日中。不過緩。不過捷。彖以所无往來。復吉。攸往。夙吉。二以中道。直之也。當三舍環狝。狐不可獲。矢亦无處。爻所謂來復。吉。存舍既伏。則往也。獲狐也。矢所謂夙吉也。爻復吉而後夙吉。此九二之貞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董溫成曰：乘車也。君子之位也。負擔也。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以傲休之相。魯无可為也矣。

以周彙董氏名仲舒。該見澤卦本傳董氏之字。班氏叔皮惜史記失載。而澤書遂不載字。蓋當時已不能攷矣。董子撰春秋繫靈共三十八篇。五行对有河間獻王問溫成義君云云。溫成蓋其字歟。

王輔嗣曰：委其位。履其心。以附于四。用柔邪以自媚也。乘二負四。以害其身。寇之來也。自己所致。陸德明曰：致戎本又作致寇。

剋之曰初二三俱為陰。初二遇解時而應上。是不固也。險也。三接陰極。以柔乘剛。以舍居易。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而又不應于上。是固也。險也。也。險固不通。難信由解。故以用射之。

王介甫曰：以解為道。解緩也。不應上。故上慢。以柔乘剛。故下暴。寇之來也。

程正叔曰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要允其揆。而不稱其危。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

呂占辨曰六三以舍居易。乘邪之質。乃在下卦之上。小人居君子之位也。不居于上。求媚于四。而負之。不居于下。凌侮于二。而乘之。其行可醜。自取于難矣。故曰負且乘。致寇至。守是不變。卒內鄙狹。故曰貞吝。

鄭舜華曰三舍乘而不中正。要二易之中。上負九四。下乘九二。負也。負且乘。不可也。

張恒遠曰小人任重。治功必墮。難由生也。聖人于解爻之示。小人必不可。用而解緩之世。尤以當謹。小人得位。內而中夏。外而四夷。莫不盈凌侮之心。以俾作南視之孫輩。猶出蒙耳。三以舍乘承易。為負且乘。坎二。二有剛健。恒

為君子乘為君子之危。坎為寇。

夏雪亭曰坎之六三。在蒙為不順之女。在師為輿尸之弟子。在困為身危名辱之小人。在此亦為負乘致寇之象。坎也。險也。在道路則為風波陷阱。在境遇則為患難。息危。在人則為陰邪寇盜。在物則為狐之妖。據隼之鷙攫。故上六以此爻為隼而射之。

以周鼎六三不中不正。其媚上也而負之。必狐之妖。於巽四為墮。亦其侵下也。而乘之。必隼之悍。於據二以為車。於肆其狐。恣其隼。鷙以寇之。以五也。寇五而國難起。二獲之上射之。三亦自貽伊戚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王輔嗣曰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以附之。為其拇也。三為之拇。則失初之

應故解其拇。並及朋五而信矣。

陸位明曰拇。陸云足大指。王肅云手大指。荀作母。

劉先之曰拇。謂初也。居下体之下。而應于己。故曰解而拇。四為解之五。而終能解拇。未及通其險也。朋謂二也。二與四同功。又俱易爻。故謂之朋。二居陰中。不固其險。亦應于上。是信而不違解也。

以周乘二中實為孚。則朋指二為是。以咸拇壯趾艮趾倒之。則拇指初為是。

程正叔曰。四能解去初六之舍柔。則易剛君子之朋來。五而謀合矣。四解易剛。並居舍于正。於不足。故解以必解其拇。並及能來君子。以其柔未當位也。解其本合而離之也。

張位遠曰。震為足。四為易。居震初。先曰拇。以九居四。剛易失位。体有互坎。易陷于舍。未能有行。曰解而拇。朋謂二。易占易為朋。

趙子欽曰。九二居中。故田獲三狐。曰黃矢。九四未當位。初六以應而解。三舍未孚。是難未全解。必以同類。五。羣舍於孚。以舍皆信。九二故也。

以周乘二四易剛不當位。四又不若二之居中。祇能解正。應初拇之類。而謀舍之孚。必待二朋之來也。初為四之拇。而汝也。指四而言。解而拇。謂解初之難。允謂去初之危也。趙說占劉義同。甚明。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孔仲達曰。六五居茅履中。而應于剛。可以解于險。唯難辭也。小人謂作難也。信君子之位。故退而畏服之。

勾氏微曰六五柔尊守正委下維繫于二二有君子之位乃能解險之吉

以周柔勾氏拱周易廣疏維訓繫沈從之

朱子發曰難生之初剛柔交錯小人道勝君子合內外之力以濟其難必致亂繩有解其結而已九自二之之五成其為繩故曰君子維有解吉解之者使剛者在上柔者在下不惟君子為之而以信于小人小人退而不於是以險去難解物莫之傷六五之吉孰大于是

沈守約曰君子維有解吉繫二也亦有孚于小人三自退也解行險而免乎險也故下多安于柔由上法之貸從以濟險而失于緩也而能以柔任剛繫應于二以中善解解之吉也則小人信而退陸矣

趙子欽曰五為金主與易剛應難由己解此會聽也

傲居子曰五言君子得二往五也小人退得田獲狐也異類亦相孚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九家易曰隼鷙鳥也今捕食雀者其性疾害喻暴君也

陸氏曰隼毛訂草木鳥獸疏云鷄墉馬云城也

以周柔陸氏草木鳥獸疏隼鷄屬者人得之鷙征或得之懸肩或得之

雀鷹

孔仲達曰悖逆也是悖逆之人也上六居初之極上能除三之荒悖故云以解悖也

程正仲曰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

崔仲鳧曰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乘言僭竊拇言依附隼言悍鷙

以周案

任爰聖曰三馮四之城以為固玉是震休成而三遂失其計恃用二之莫矣以射而獲之于焉壩之上而无不利矣言用不自用也二射而上自獲之也胡說四為公上為隼似未甚

傲居子曰三負四乘二媚則狐鷲則隼也此悖之宜去者也

以周案下三文不言解四五文註言解上交則侍補言解所謂初而免乎險也

壬午六月二十七立秋日讀畢伯園







